

建寧府志卷之四十三

建安縣

復勅書樓記

尹 穉

建之諸邑素迫於用以鹽為資鹽洩而息滋於供
意外始敢萌意他事紹興三十年二月丁丑建安
縣之勅書樓壞今穎昌韓元吉議將復焉錢用無
出方以其再歲所餘且例為令用一毫不有者致
材與工費雖半及而是縣之民常賦所入小不厭
吏猶故為抵捍使絀罪去謂他取何以是慮不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三百五十五

孔

就既乃聞之樂然多寬趣來斤斧遂舉蓋始六月
庚申成於九月壬午其間六楹其極四丈既藏勅
書仍鳴鼓傳漏其上始成嘆曰令何施而致此哉
圖其有以慰其民之意故屬穉記焉蓋上奉勅書
下開公門縣豈他治比耶變爭侵枉有所告訴乃
或利要威阻使望其門而不得入追呼聚集重以
囚繫根窮緒引使念其門而不得出勅書雖藏猶
棄札也則民眦縣門寧手撤之何助而復未明門
開令出待事既晦門闔事已令入民恃令來如子



決於父靡有再三令急民歸如父遲於家子不知
喜勅書雖久猶旦下也則民胝縣寧無室廬何門
足爲知此而慮斯樓之弗復斯費之弗克何哉故
以是書爲建安縣復勅書樓記蓋令之得於民與
民之復於令者旣皆在焉豈無有以慰其意云

建安縣廳題名記

韓元吉

自秦收閩粵漢始縣閩建安中分東侯官益置建
安縣至吳永安因以爲建安罷厥後罷之廢置不
常而縣名迄今猶用漢年也蓋建安當閩之上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寧藝文

二

三百四十三

地多大山溪行石中險時湍駛故其民得山水之
秀者類狎於文而賦其厲氣者亦悍以勁其壤不
富於田物產瘠甚而薙利通天下每歲方春摘山
之夫什倍耕者故其俗賤農而貴賈家有詩書戶
知法律雖三歲貢籍甲東南而敗群之氓佩刀挾
矢間起而爲鬪暴否則匿役避賦持短長以競其
私故其居官者譽少而謗多縣直隄之中兩使者
之臺下符檄指呼取其無違用廣而賦嗇貿遷賦
隄以佐其費折獄蔽訟之外歛散計量猶大商也

故今之職尤劇天下之縣號難者多在閩而建安
爲之最元祐初析地以爲甌寧今占籍猶三萬戶
不察而來不安而去前後踵相屬也以元吉之不
肖亡以推上之教化以善其風幸而逭於謗將遂
至於更以謂令之名氏久近後來者所宜知也旣
歲月不可攷乃斷自建炎得而刊之故書之左方

重建儒學記

謝純

學凡三遷國朝洪武十一年自寧遠門之外遷於
登俊坊故址沒爲報恩觀正德十五年學圯於水

建寧府志

卷四十三

建安藝文

三

三百五十八

非

巡按御史沈公灼黜觀復遷學故址嘉靖十五年
巡按虞公守愚視學郭門外以諸士子僕僕於徒
乃遷學貢院舊爲建陽衛故址虞公牒下知府詹
公珪議詹廼上狀左右布政錢公宏宋公冕按察
副使謝公汝儀提督學校潘公璜僉議允協交牒
分巡建寧道張公儉總其事未幾張以陞擢去而
楊公麒繼巡是道下車遂經始乃晉通判羅春曰
來汝惟經厥土考厥費度厥材毋爲侈靡又晉推
官章袞曰來汝其贊襄之以康以和又晉府知事

王曉曰來汝董厥役役惟勤匠惟能餼惟稱毋冗
毋嗇又晉知縣胡賓曰來學肄汝邑汝爲長勞之
來之汝惟篤又晉教諭饒賢曰來遷學惟汝首請
亦惟汝職惟汝居偕汝訓導陳諫陸崑教之暇亦
來蒞是事有弗用命者汝言予得申諸憲法又戒
衆曰予惟弗精白一心肆軒輊厥凡執事上帝其
臨有赫時予之辜衆聞有惕工役相誠於是度地
袤五引有奇厝縮其半越月文廟成爲楹五兩廡
之楹各倍之南爲門又南爲櫺星門北爲敬一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四

三十五

亭廟之左爲明倫堂堂楹有五東西爲序楹亦各
倍之南爲門門南爲泮池灌以泉跨以橋橋南樹
之棹楔堂北左右爲居仁由義之齋齋之左右爲
號十有二房堂之左爲廡宇三區繚以垣而順序
以南焉爲通衢翼以棹楔載事於嘉靖壬辰二月
己亥告成於癸巳二月癸未於是楊公率諸執事
釋菜先師退而鳴鼓登明倫之堂列諸執事於兩
階晉諸士子之庭命賢揚言曰諸士子肅爾儀端
爾容汝式聽之是役也雖因舊而乃新易腐以堅

易漫以鮮侈然深靚鬱然壯麗抑豈徒壯觀哉
惟教教匪一端故鄉射於斯養老於斯勞農於斯
獻馘於斯訊囚於斯所以示厥變動厥中以成厥
德以達厥材以資厥治譬之菽木惟松栢巨室需
之譬之琢玉惟圭璋清廟宜之古今皆然以垂則
於天下諸士子亦濡賁有恒肆近而譬遠推類而
諦觀故亦有視乎變動乎中達乎材成乎德者是
謂善學蓋顧諟斯學咨議僉協茹度中規則教有
以存乎智三遷底定迺明迺爽則教有以存乎貞

建寧府志

卷四十三

藝文

五

三百五十五

非

棟宇巖翼并聖錯陳則教有以存乎文廟貌穹隆
聖靈赫奕則教有以存乎敬敬以興德德迺宏有
孚於通志文以潤身身迺章有孚於儀型貞以宅
中中迺立有孚於研慮智以辨物物迺從有孚於
守分守之庸固行之庸敦以需皇皇顯辟則翊戴
天工退而弟子是師以昭朝廷立學之體以副諸
公遷徙之懿顧不偉哉不然遷之謂何是在諸士
子諸士子稽首拜曰敢不遵勉是訓以圖維新甌
寧謝純閔之曰夫事順叙則和和則樂可歌也已

乃卽其言次第其事系之以詩辭曰惟基之良旋
規絜方實抱厥陽神實昇我廟堂桓桓虞公繡服
青驄視學以東曰匪徒匪從日邁匪庸遷如之何
遷如之何僉曰孔嘉刺史原議潘臬斯昇矯矯憲
臣曰維我事事百工孔諧維日斯勵迺傾迺移迺
析迺斯剔嘉掄堅錯腐用全有宇翼翼有垣言言
式庭式夷式豐式審憲臣戾止釋菜顛若有孚盈
缶曰非曰沃既襄既落百工胥樂庭實壯觀匪觀
斯觀高山仰止爰止爰攀維賢之登維學斯基匪
作

建寧府志

卷之四
建安藝文
六
三百二十五
非

我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大興文教洪武己酉卽
詔郡縣立學擇民之俊秀者克弟子員庚戌復詔
開科革去前代詩賦之習一以明經取士賢才畢
達文化旁敷學校之盛振古未有也建安廟學肇
於有宋舊在寧遠門外移於郡之東後復改於郭

外光祿坊尋定今所凡三遷也殿廡齋堂戟門庭
漏之屬視舊加隆獨尊經閣久曠未治郡守鐵峰
夏公慮無以崇端本之教也乃白於巡按白公賁
李公元陽守巡吳公大本汪公佃皆報曰可遂檄
諸縣計直以典史辛閏董其事庀材度地卜日興
工與學諭尹君邦寧司訓陸君崑徐君孔殷協心
同德不再月而工告成乃嘉靖丁酉十月旣望日
也暨梁之辰衣冠畢集觀者如堵莫不以爲盛事
閣構於明倫堂之後上爲楹者三下爲楹者五廣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建安藝文

七

三百五十三

孔

六丈有奇深如廣之數而殺其半北繕啟聖祠爲
楹亦三前爲重門左右爲廊有二繚以崇垣甃以
瓊甃丹堊輝映薨楠崢嶸他邑未能匹也鐵峰因
謂予曰六經之書諸士子分門專習固不繫於閣
之有無然而樞趨講堂顧瞻衡宇寧無羨墻紳帶
之念况新置軒敞山水拱環人才當勃然大盛先
生可無一言以相勗乎予不獲辭乃述所聞以告
之曰道原于天性于人具于六經六經也者聖人
修道立教而人所以爲窮理盡性之書者也自吾

夫子刪之定之贊之修之之後斯道昭如日星用
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
治達之天下而天下平猶布帛菽粟之切於民生
不可一日無者也柰何孔孟沒而微言絕一壞於
秦之刑名再壞於漢之黃老再壞於梁陳隋唐寂
滅之教遂使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至於分裂剝蝕
良可慨也至宋程氏朱氏三夫子出得不傳之學
於遺經以表章六經爲已任正人心闢邪說而後
六經之道燦然復明於世其功可謂大矣諸士子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八

三百五十五

禮

誦之法之其必窮理以致其知明善以復其初言
學必本於經術言治必純乎王道窮則私淑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如是則可謂能尊經矣苟徒從事
於言語文字之間角詞藝競葩藻以爲媒利祿之
階而不知六經爲何事其侮聖叛道甚矣尙何尊
經之有哉嵩不佞幸生朱夫子之邦景仰前休佩
服明訓竊有志於經學而未能也願與諸士子相
勉之夏公名玉麟吳之常熟人由進士任刑曹郎
署遷今秩庶政修舉而尤留心學校人謂知所

務皆可紀也因併及之

建安縣學田記

真德秀

建安縣故無學韓公元吉昉立廟以祀先聖王侯
元應又立講堂二齋學之制畧具矣而亡以廩士
猶未始有學也寶慶丙戌秋清源留侯來謁款於
廟顧學雖頗具而未完則命撤其蔽垣其闕植以
叢桂氣象一新矣獨廩給之費莫知所自出每春
秋舍菜先期補弟子員賦以餐錢俾與厥事事已
散去惕焉爲弗寧下車餘二年畢力經營得在官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九

三十三

孔

之田若干歲租僅百石悉舉而歸之學於是學之
有田侯寔始之書來諭予願有志予爲之嘆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者視物由已不仁者反是
蓋凡與吾竝生天壤間者皆同類也於其同類之
中有位以爲之長饑焉而哺寒焉而衣夫孰非吾
責况士者又同類之秀乎憫士之窮而無以養此
卽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且公卿大夫者士之積
耳養之以成其材厲其節使善人衆多而當世有
所賴其仁不旣大矣乎世之爲吏者鮮克知之故

常以學政爲弗急雖養士之田素具或轉而他用
或漫不警省聽其侵牟於吏而奪饒於豪民今建
安有學無田議者初不以咎令留侯於此迺獨明
焉由已隱憂朝思夕謀必如所志而後已推此念
也其恐四境之內有一民弗獲其養乎予故曰此
惻隱之心而仁之端也雖然侯之於士厚矣士之
所以自厚者當何如耶昔鄒孟氏之門人有以不
耕而食疑其爲素餐者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今士之廩於官者優游自佚
不幾於無事而食歟吁養之厚所以責之深也夫
用之則國安君榮雖既往者之任然培其可用之
本獨不在今乎本者何孝弟忠信是也蓋四者人
之所以爲人而士之所以爲士者也一或失是且
有愧於人而况士乎故聖門之教曰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操觚吮墨汲汲焉以徼利達爲事而本焉
之莫知是則真素餐矣有志之士蓋亦竦然自勵
修之身以刑于家有位焉則推之以及於國使人

知君親臣子大義有殞而弗渝是則侯置田廩之本指侯名元圭字某實三朝賢相衛國忠宣公之孫云

白鶴山房記

楊榮

榮家建安城東二里有山高壯雄偉其勢昂然望之若鶴按郡志云東晉時有望氣者以爲山有靈秘將發而觀之朝鑿暮合已乃見白鶴雙翔其上遂不敢發因名曰白鶴山嘗有甘泉湧出其麓病者飲之卽愈傍有真如寺寺之西南地勢隆起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建安縣志

十二

三百五十六

若伏龜兩水交流於前而紫芝鐵獅雲際梅仙諸峯爭奇獻秀巍然對峙左環右抱前拱後挹風氣凝會蓋隱然一佳處也人多求爲壘而不可得榮先大父存時種德積善孝行純至旣沒而窀穸未卜方是時真如寺僧無涯將有所營建而乏材一日邀鄉先生蘇公明遠踵門求施先伯父彥禎卽集兄弟子以龍津之木三萬株兼給以運輸之費儕大感悅其後知榮先大父未葬卽舉其地以奉且曰此嘗有人酌以重價而吾弗之許誠有所

願以是爲報於是筮之而吉遂舉柩藏焉葬已
人或以得地貨榮伯父及父憾然曰先人體魄得
受於此幸矣他非所知也葬後數年無涯歿其徒
昧所自因肆侵削已而愧悔復以塋外餘地來售
榮復厚償其直遂創屋其傍爲子孫守塚之所大
守芮公麟扁之曰白鶴山房并爲之記榮游繩廡
時嘗率群季讀書其中自後忝以科第列職詞林
叨承眷遇光寵極矣是皆先人遺澤庇廕於榮故
能獲此朝夕思欲報上之恩與先人之德顧惟菲
薄有所不能公退之暇追惟故山白鶴之勝實先
塋之所在松楸霜露之念不敢少忘因請善畫者
爲山房之圖將求賢士大夫賦詠以顯揚先德庶
傳之弗泯少紓榮拳拳之思也詩曰欲報之德昊
天罔極誠以世之孝子慈孫之恩報其先者宜無
所往而不致其意而榮之於此是或一端也因書
爲記俾後之子孫知山房之所始焉

永安禪院記

陸游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

災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
人壞塗地趣予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爲支久
計未四十年遽復頽圯適懷素者來爲其長老乃
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
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集瓌材珍
產山積雲委其最巨者石痕村之杉修百有三十
尺圍十有五尺其餘益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奇
而竹木輓甃黜聖之樂施者工人役夫之樂助者
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十三

三百五十七

陸

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
爲懷素求文爲記予爲言之曰世多以浮屠之人
舉誚吾士大夫以爲彼無尺寸之柄爲其所甚難
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
臨其吏民何往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
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爲是院非有
積累明白之效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已
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桷腐柱頽垣之
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未有

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謫逐而去之不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爲之先後爲之輔翼爲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歸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弼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怪哉且懷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寧府志

十四

三百五十七

陸

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徒意使不死復十四年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邪而士大夫凜凜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蘊藏蠢萌傳以相譏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恥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爲虐是可嘆也已懷素二衢人少從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譽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

山冲祐觀陸某記

木樨林馬僊祠田記

郭子章

禮月令仲春之月亥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禩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高禩之前姜嫄克禮克祀履帝武敏歆生后稷命之曰棄徵在氏禱於魯之尼丘生孔子命之曰尼古人之弗無子祝多男其脊如此自漢歷宋式重禩祀卽民間亦嚴事之山陽以石爲主江右有禩石百姓祝其傍謂之落星我朝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十五

三百五十四

至肅皇帝始歲祀高禩設木臺於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至於郡縣未有定制往往各隨其俗祝神立廟以廣似續閩之建州祀馬僊於木樨林閩里艱嗣者禱祀下屢蒲祠外罔弗應往予司李建州內子夢僊授二珠連舉建延二兒子始置田若干畝以共乾豆越二十載予再入閩建人爲予言建安胡令虔禱於木樨舉子一予乃檄令再置田若干畝令甌寧王令各捐俸置田若干畝更復補葺祠屋馮馮翼翼蓋自元大德間創祠至於今

二百九十餘年廟貌維新祀事孔嚴令上其事
予記鐫諸麗牲石予考之志僊馬氏處州景寧人
唐化光間既嫁而嫠謹事其姑異人授以僊術往
來傭織距家百里致味之甘卽浮笠還以羞於姑
鄉人神而孝之既卒爲立祠是時李陽水令縉雲
爲記其事刻石廟中建隣於處相傳僊曾遊建之
將相里木樨之祠其以是邪乃僊之靈特著於嗣
續豈高禰馮神而顯邪故謂木樨爲建之高禰可
也甌西并黛者流禮祀於斯禱於斯謂木樨爲建
建寧府志

之帝武閩之尼山亦可也禮稱三不孝無後爲大
吾曹虔祀明神令吾民誦誦揖揖則百斯男舉叶
大人之占無餒羊舌之鬼夫令豈弟父母之責宜
爾而矧夫子與令之子實覃實訏於茲祠也如之
何不康厥祀也先後市田墾畝衆佃者祝者姓名
悉載碑陰

馬僊紀夢

郭子章

天下之來物有吉有凶有福有禍有祥有殃有休
有咎芒乎芴乎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鑿塵而夫人

乃有夢而知之者往往預以告人而及其吉凶禍福祥殃休咎之應宜著也曉然若目睹其事而無毫髮僭爽夫人與陰陽通氣身與乾坤並形吉凶往復潛相關通故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木將晴夢火故曰夢中有天地存焉而何足以異哉雖然此夢而知者而亦有不夢而知者與不能夢而知者彼誠神人也其精不燥其神不燒其和不滑故夢亦覺也覺亦夢也故曰至誠前知至神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曰真人不夢其次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十七

三百五十四

昏旭異候覺夢殊景晝燥夜息晝燒夜寂晝滑夜湛故覺未必覺也夢乃覺也有如南隅古莽之國以夢之所爲實覺之所見是卽余所謂覺而知者下此書則呻呼而役役夜則昏憊而于于燥者炎燒者滑滑者散心儻儻而無羈物迭迭而無息有如阜落之國多馳少休常覺而不眠而又安所夢矣若予入閩匝歲而子二子方未子時余知之余家人知之建州知之其夢耶其不夢耶往辛未余歸省大父若父祖道戒之曰而年幾三十未子而

和而神則子葆而元則子而又刑官也省而刑則子余謹識之入建而削析楊之接摺斷枯柱之鑿納稍隙則捐跡返一求所以不燥不媯不滑者久而內子有身予私籌之曰大父若父言信乎已果舉長子建名以郡也不五月而內子復有身予又私籌之曰大父若父言信乎已又果舉次子延時予方在延亦名以郡也然方夫建與延未舉也余內子先以其夢告我矣其言曰癸酉元夕夢一元冠皓髯長者引至階前已一紫衣婦從天門冉冉建寧府志

世有沼林阜有仙妃祠建人祈嗣者輒禱禱應
意者神明貺君將舉次郎耶於是建里巷嘖嘖傳
余必舉次子果於甲戌三月誕延於是建里巷又
嘖嘖神仙妃而所嗣者昔昔以夢卜妃屢履冠蓋
翩翩祠外矣夫不識變感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
所由然識變感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予
二子佗日之壽否賢否俱未可知而顧獨前知其
必男也男而又男也以爲非夢耶余內子固嘗兩
夢之也以爲盡知於夢耶予內子未夢時大父若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十九

三百四十七

父又先於告矣意予內子夢而知之者也妃陰類
以陰從陰同氣而夢宜也不然而何不余夢也大
父若父庶幾不夢而知者其和神葆元省刑之旨
似誠神人之所謂不滑不燒不燥者也乃若予所
自知則又在乎夢不夢之間其夢也歸其貺於神
之靈而其不夢也歸其根於大父若父之仁而又
以告建之屢履冠蓋於妃祠外者求知於夢蓋先
求知於不夢祈夢於神蓋先修其不夢者於吾之
神明而毋徒以夢昔昔禱神也

璜溪書舍記

楊榮

七閩多佳山水而建安璜溪爲最溪之流上接武夷下會鐔川波光滉漾有聲琮然而其勢委曲若璜焉故曰璜溪清微瑩徹靈秀之氣鍾於人物自宋迄今世家大族厦屋鱗次學徒文士聚處其間燈火之夕絃誦之聲相聞故擢科與貢者代出不乏吾友雷氏彥器實居於斯而其先世所築璜溪書舍在居之旁秀峯屹乎其前清流映帶其下修篁嘉木森然成列彥器定省之暇藏修游息誠得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二十

三百四十二

孔

其所予幼時嘗見諸父與雷氏交游或酌酒賦詩於書舍之中或嘯歌游釣於璜溪之上每終日留憇其間樂而不倦予深識之其後予入郡庠幸得從策明先生又與雷氏諸賢若尚質原中原鼎祐之彥器有融輩契厚時常在來璜溪以燕休游息於書舍焚香啜茗相與講論經史問難質疑以求麗澤之益如是者不數年予與尚質原中皆來京師旣而祐之亦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彥器亦升太學擢冬官主事而與璜溪書舍相違有年矣今

聖心倦於此而不釋者得非眷戀於其平昔之所游止乎彥器嘗曰吾幼蒙恩育得以優游於書舍者皆賴父兄之教師友之助有以成其才質今而筮仕於朝叨任繁劇旦夕思惟深愧才有不逮學有未至非有所警飭戒謹於初者或不能要於終今繪爲圖誠非玩物愒時之比實於展玩之際儼若父師之在前也豈敢有毫忽自肆乎以公同里敢斬一言以相勗予不敢默而爲之言曰夫忠君愛國顯親揚名在乎立身立身之要必務於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十一

三百五十八

不

所謂學者當檢制其情涵養其性窮夫物理以明諸心審夫云爲以篤於行雖小而至於飲食起居大而至於修齊治平隨所施爲而無不適其宜者斯可謂學之成也苟徒誦陳言以爲博摛藻翰以爲華從事科目以徼利達於一時者烏足以語此哉彥器資質粹美篤志於學凡枉已徇人趨時競利之舉一毫弗足以累其中又幸際遇聖明展其懷抱敦其操履將見聲光益著而陞擢顯庸其所遊益未艾也子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器有之予遂不揆蕪陋而爲之記他日彥器倘得
拜恩南還歸省其以予言質之知先生尚毋以爲
僭妄也

川石記

楊榮

距建安邑城之東去百里有地曰川石其土壤夷
曠介乎古田甌寧政和三邑之交山明而水清地
幽而境勝其居於此者多富家巨族有溪焉其灘
之名曰書筒崖石壁立高出霄漢舊有石高僅三
尋其廣四尋其形如書筒屹然溪上其後淪沒水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二十三

三百十八

不

濱世傳唐羅隱過之里人不爲禮隱因指此石曰
書筒落水川石無官以故民之居其間者家雖殷
阜子弟聰敏咸惑其言不令讀書由是累世無仕
者明洪武中里之著姓陳氏伯進有志之士也嘗
謂其子懷慎曰諸孫宜擇其資稟秀異者爲學諸
生以取仕進懷慎舉隱言以對伯進咲曰易云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吾先世多積善吾平生惟務修
德未嘗爲一毫非義後世必當有興者世俗所傳
多誕妄詎可信哉汝輩宜勉之毋自惑也既而

慎慎遵父命遣子昇克邑庠弟子員永樂中陳氏以富民徙實北京昇往來廢學者十餘載人復以前言爲疑旣而昇乃入學力於進修遂以明經領永樂癸卯鄉薦今年春會試禮闈中乙榜授湖廣武昌嘉魚學官間謁余請曰昇幸際明時獲膺一命不墜先祖之志追想川石之言思欲解里人之惑以啟後進之人願求文以記之庶俾鄉閭知所勸也夫積善以祿後讀書以致用其取報也譬如種之必獲而理勢之自然也豈以地理之故而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寧藝文

二十三

三百五十八

五

所間哉昔王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後其子曰卒登宰輔豐功偉烈至今人仰慕之是積善獲報之效也桑維翰未仕時累試有司不得志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乃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業卒舉進士至大官是讀書取必之驗也况天之於賢才不擇地而生賢才之致用必勤苦而後得至於地理符讖之說以誑惑於世者乃庸人方術之流假之以誣民耳曾謂君子而深信之哉曾謂理之所必然者哉且隱唐

進士不第晚年錢鏐始辟遷給事中亦致用
之士也斯言也豈隱之肯道而斯石也又豈真足
爲一鄉仕進者休咎之驗邪今觀伯進之所以勸
勉後人與昇之所以繼承先志一洗數百年庸謬
之論膠固之惑吾見自此而後居川石之里者文
學之士彬彬輩出足以羽儀朝著增輝里閭又豈
不自今日有以啟之乎則積善讀書之驗亦可徵
矣昇端厚有爲將以所業淑人其進未可量也予
鄉人也嘉其志有成而其事足爲世勸遂樂書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二十四

三百三十三

俾刻諸石以告來者

萬木山記

胡廣

萬木園者今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公
勉仁思其祖之作也勉仁乃祖達卿存時力善好
施值歲饑欲發私廩以賑貧乏又不欲有其名乃
託曰有於吾山種木一株者酌之斗粟於是貧者
畢來請粟咸飫飲而給之亦不較其種否已而隨
山之高下曲直皆有木矣逾數年木長茂望之蔚
然成林卽之森然成列又逾數年蔚然者益蕃森

者曰傾可棟可梁可椽可桷達卿戒子孫勿售
斧斤刊翦惟聖人廟學及浮屠之舍老氏之宇神
祠枉梁取之無所愛與貧無以爲庇死無以爲葬
者給之爲棺廬子孫世守不違以是數者伐之而
本根萌柝復生發榮滋長繁盛猶昔人謂達卿有
及人之德故山木勃鬱有以見其遺澤之遠予聞
種樹者求用於近種德者期效於遠於近而卜遠
則必有相符者昔王晉公樹三槐於庭謂後世子
孫必顯至其子果貴蘓長公爲之銘曰鬱鬱三槐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二十五

三百五十八

惟德之符今達卿之樹萬木雖無期必於後世其
子孫蕃衍貴列於朝與蔚然蔚然者同其盛豈非
長公所謂德符也哉然以達卿之所樹立者如此
爲子孫者當知其所以培其根固其本使愈久愈
茂而無斃拔之患則楊氏之慶豈有涯涘哉今勉
仁出仕於朝不得朝夕瞻望山林乃作是圖俯仰
低回以係其思誠不忘乎乃祖之德亦所以貽訓
於將來爲楊氏之子孫者居則觀山木之繁陰出
則觀是圖之彷彿豈不愆然重有所思乎詩曰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勉仁之志誠有在於是聞徵于
言爲記故爲之惟本其意以告其來者焉

重造水南橋記

張大典

郡之南爲紫芝坊夫壇在焉鐵獅雲際諸勝於是
乎萃納松政壽邑之水合流於西溪水深而駛舟
人不利於渡元至正二十五年浮屠氏知源始甃
石爲橋醜其木爲一十六道梁亘以行建人利之
建故多山雨雨輒水漲屢瀕於圯歷明郡公朱汝
器邑侯易應昌前後修葺閱歲旣久復爲洪波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安藝文

三十六

三百四十五

嚙石板率欹仄不可行或有漂沒者郡人編獨木
續之梁去水二丈有奇若長虬之駕空中橋高而
流益迅郡以南壤接南平古田二邑行李過是都
若擔者若負者建屬里民之耒納種者納秸者郡
郭之樵者採者販者肩相摩趾相錯來者繼往者
續稍失足輒越隕其下今年春余隨郡守後展祭
天壇舍輦而徒躡獨木板過欹石俯瞰磧中流若
駿馬之馳下坡趾搖神悸者久之旣畢渡乃嘆曰
橋所以通險橋行而險益甚是以危濟危其何利

之有會大叅劉公署郡事建造水西浮橋余乃廣
其意於水南而增修之召石人伐石凡石砥之缺
者傾者填之平之召木人伐木凡木版之縮者脆
者方之巨之召鐵人治鐵凡石砥之銳者環之木
版之續者鍊之高如舊廣視其舊而倍焉旁樹扶
欄翼其橋而兩之橋成若擔若負若納程納結若
採若販肩摩趾錯來繼往續履險而平易危而安
民莫不利是役也糜金錢若干不敢丐諸行者經
始於夏六月告竣於秋七月余以日落成於橋之
南郡里民請余書其事而貞之氓余謝不克記其
大槩於左若夫波光之瀲灩山色之晶妍朝霞之
月之暉映長虹臥龍之橫亘而偃仰鮫人舟子之
上下而出沒郡之縉紳先生有登鐵獅雲際而作
賦者乎必有能紀之者矣

建寧府志

卷四十三

建安藝文

二十七

二百七十三

五

重建建安學明倫堂碑記

潘晉達

嘗閱劉禹錫修五經壁記及舒元興國學問知今之明倫堂卽唐之論堂也論堂考經稽古不異虎觀石渠而額以明倫則取古者庠序以明人倫之義俾入其地者不忘攸叙始又駕論堂而上之凡天下郡縣學殿堂規至宋世制稱大備而宋時教授一官吏部弗敢豫必宰相自推擇猶有周官遺意按志宋熙寧三年甌寧縣省卽其故址爲建安縣治在寧遠門側而學卽依縣治門外之東則建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各七

三百五十一

文

安學之肇興蓋自茲始建炎燬於寇時着令縣倚郭皆弗克特建乃省附郡遂以其基置丞廳慶元三年俞侯南仲力請特建旣得請前寧遠門側地則爲丞廳矣乃遷寧遠門外至正鼎革燬於兵洪武十一年裴侯珏自寧遠門外遷登俊坊而寧遠門外地沒爲報恩觀永樂十四年圯於水十七年議重建時徐侯宗經其始直至正統九年胡侯欽方踵其成而正德十五年復圯於水嘉靖元年甫指使沈公灼用司教許相言謂其地卑下頻水令

黜觀自登俊坊復遷學於寧遠門外十年直指
虞公守愚視學郭門外以士子僕僕於途乃自寧
遠門外遷今地今地屬縣治之北實舊貢院而建
陽衛故址也自宋洎今五百有餘年凡四遷三易
其地一燬於寇兩圯於水一傾於鼎革殿堂俱屢
毀屢復自嘉靖十年以來頗云美備

清興兵燹存加鞠爲茂草今

皇上御極之二三年里中紳士滕峻張大紳等請於余
侯光魯爰經始 大成殿既而余侯以憂去沈侯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二十八

三百五

列

鱗繼之又未嘗以三年淹而劍閣梁侯來尹吾邑

釋菜

先師之庭頽垣荒堵不足回旋已事而嘆於是滕峻
張大紳等前致辭曰兩廡未就則登降缺如櫺星
門未峙則顧瞻有失明倫堂未興則鼓篋無所而
圜橋無方今幸

聖天子經筵幸學盛典煌煌天下文教聿新此正天
所以嘉與建多士而建多士人人思奮之時也且
講義以度功懋功以從時訓人以成德昭德以合

禮四者國之令典惟學校先之此而不舉其誰舉者侯曰諾趨令庇材鳩工爰飭廂廡載奠門墻以竣廟役復大啓宇於廟垣之右軒墀弘敞庭宇清嚴授經有班鐘鼓其闕建人士具以其來告將乞辭行乎遠也余思縣學固興於隋唐盛於宋在漢東京未有其美而文翁治蜀首崇郡學本皆以造就人文使天下爭自磨礪以副右文之化故我建邑之先代有閩人理學如孟一之貫余隱之允文詞苑如葉飛孫京吳才老檇袁機仲樞勲業如有

建寧府志

卷之五

八

三百六

宋吳待問父子暨勝國楊文敏公榮等而上之朱韋齋先生嘗僑居城南南橋之麓猶有考亭夫子兒時畫卦亭遺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建人士第率而循之家有朱泗戶爲鄒魯由一邑以風天下梁侯行將治政成於冢宰凡瞽宗之事皆得移史官珥彤管以佐

天子文武成康之治寧第縫掖子袞美勿諼已哉是
真可以金石永矣

歐寧縣

重建縣學記

曾蒙簡

歐寧縣儒學在故砮城之西隔溪溪水駛而湍悍渡者甚艱或雨驟潦漲舟少不戒輒有覆溺之患每藩臬二司官行部至郡及遇月之朔望縣學師生詣砮行拜揖禮往復必深以渡爲虞正統中爲郡者憫焉欲徙之乃相城中舊遷郡庠空地修廣實稱具聞于上命下僉議以爲舊縣學規模庳隘不足以具瞻棟宇朽腐不足以仍貫乃大營度移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歐寧藝文

二十九

三百三十一

不

文所屬計產徵民貨市材首建大成殿棟宇蓋苦狃備而隣境處州之寇作蔓延政和松溪諸邑燔劫奔潰厥勢甚張於是守土之臣日夜矻矻爲攻守計鷄犬且弗寧尚暇治禮義哉此學之所以苟合而後廢也丙寅丁卯歲王師下臨寇盜以次誅服而餘黨負固結聚迄己巳歲猶捨攘弗靖是歲冬予以河南道監察御史蒙恩特陞福建臬司僉事專以巡察邊務爲職既至卽懷牒分守延平之將樂城僅一歲賊首朱華輩伏誅餘黨悉平而政

和之患猶爾也辛未春予又分守建寧兩閱月賊
解散予亦多暇欲與諸士子講論古昔聖賢道德
之懿遂造颺邑三學而周覽焉獲悉甌寧學廢地
之由爲之興慨然計無所出乃日取獄訟除死刑
外餘量重輕俾出貲贖罪貯之府庫付守令謹出
納之又勸提之好義者多寡爲助卜吉市材鳩工
其棟宇之仆者植之傾者正之壞腐者易之上而
先聖四配十哲之像塑而繪之下而東西廡戟門
櫺星門之制列而序之雖可昕夕周旋俯仰而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甌寧藝文

三十九

三十九

石

舍庖廩猶有未備也歲壬申予還吏部陞廣東叅
政天順己卯又陞浙江按察使去閏殆八易寒暑
而甌寧之學未嘗不在來予懷也辛巳之夏安成
劉公以夏官員外郎出守建寧道經浙過予語及
之公笑曰是不難至郡毅然以興學爲己任未幾
復書曰學完且美賢才之出亦彬彬乎盛矣今年
春公以三載考績赴京又過予備道所以用心且
求記其事嗟乎學校育賢爲政之首務而或興或
廢雖係乎人要亦數存焉若甌寧之學始而遷遷

而幾廢中而予終而劉公先後殆十年始克成之
詎非數邪若夫賢才彬彬輩出固其山川之秀而
興學爲教之助豈少哉遂不辭記其顛末以復公
俾刻石庶後之覽者知規造之由繼於無窮也公
名鉞字仗德先大夫榜進士翰林侍講謚忠愍先
生之嗣今奉勅提調浙江學校憲副仗和之兄由
丙辰進士累陞今職其學行政事固有所本云

重修縣學記

吳文元

甌寧縣學先御史府君暨余小子發身之地而兒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甌寧藝文

三十一

三百四十五

五

輩今復遊於茲被教養之澤者三世矣修創之由
益詳知之前二十年嘗一修葺時有浙江按察使
江西曾蒙簡記之矣歷年既久殿廡堂齋日就傾
圯而櫺星門及後堂庫陋湫隘弗稱重道育賢之
盛制弘治戊申許侯胆來知縣事首以學校爲務
慨然思有以析之遂白於太守劉公璵貳守周公
時中提學副憲羅公璟皆報可乃節縮冗費先樹
櫺星門增崇其址而高大其制度次及大成殿兩
廡列戟之門又展後堂開爽踰舊齋舍庖湍易腐

扶傾以至塔砌垣墉崇禎端輦而規制大備矣區
畫有方毫髮不擾於民經始於弘治庚戌九月訖
工於明年辛亥八月侯率師生行釋菜禮告成於
先聖籩豆豐潔庭燎有輝神來顧歆觀者感動咸
謂許侯之功不可忘而歲月不可無紀也於是教
諭羅君滋訓導曹君鼎汪君集暨庠生楊正等奉
幣徵余言余惟吾夫子師表萬世者也皇極賴之
以立彝倫賴之以叙政教賴之以淑風俗賴之以
厚賢才賴之以成然非廟以聚精神則無以表尊

崇之敬非學以聚師生亦無以施教養之法此英
君誼辟莫不務謹於斯而我朝尊崇教養之意視
昔尤謹賢守令之知本者必以是爲先務是則許
侯作新斯學俾聖哲群賢道德之光有所瞻仰成
人小子蹈義率德有所造就上有以成朝廷尊崇
之心下有以啟士子嚮往之志其有功於世道不
旣多乎侯衢之開化人擢丁未進士善政尤多以
不關學事故不書其成者縣丞許君訥主簿楊
君仁

重修歐學碑文

易應昌

余蒞事戊申之陽月三日而謁 廟則前廣文姚
先生舒先生越今甯先生共以學宮頽廢告引而
相睇上漏下折岌如也還訊管庫者告我曰聞郡
邑庫積先爲警倭措餉再後中使徵應煩楚在事
者搜括一一若掃爲慨然久之過此以往各邑條
例未敢或知已巳前督學以右轄巡守建南太垣
沈公嘉惠學宮行所屬郡邑賢序各捐俸若干兩
增新富美我歐序乃得拜公捐金一百兩以次年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歐寧藝文

三十一

三百四十九

肖

已酉月鳩工度事添新綴舊閱月而竣一時 殿
廡郁乎文哉居無何而公以賞捧行五月二十四
夜大水從西北衝城潰市閭齒幾殫三庠序獨歐
址下蕩乎一壑於時則謝先生鄭先生暨甯先生
同之三先生夜起水急走徙無所相與脫門片索
而桴之引家口其上隨水浮起抵簷際簷格排不
可上先生從仄角緣以登屋手小傘達旦其餘雨
而立如鳥然求不魚而已如是者三日夜乃得下
下則衙齋烏有所存大成殿明倫堂數椽欽立

生東南隅未受水者一二先生散而處其宅蓋
奇苦也諸生列其事於縣官條而上之當事者行
議金糈則庫藏如前具見矣不得已爲詳借三十
六七年條鞭若干兩議詳措支若干兩以是年七
月造事閱來年庚戌五月而竣一仍故址而料用
新焉先是先師四配十哲俱以像列至是解脫
畧盡各扶置原所厨而封之另題牌位如吾江右
例厨幔籩豆從新具備於是己酉春一番工用盡
爲馮夷嚙後來者幾不復知有沈公捐助作新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歐陽文

三十三

三百五十八

尚

盛矣按郡志甌學肇於宋治平中間幾而遷幾而
廢幾而興至本朝洪武癸巳建置城西之敬客坊
永樂甲午圯於水正統己丑前令焦君宗周以學
隔溪師生病涉爲憂條上郡守張公奏遷今叢桂
坊仍故府學遺址也更以尤溪之警事寢歷許公
胆成之更五十年應公鳴鳳再修之以暨於昨有
沈公之嘉德而受水乃與永樂事等顧地勢敬客
較叢桂汗數丈許而故父老傳說己酉之水溢甲
午數丈此則其驗也獨往者諸君子一舉而就

以金錢告之不佞襟掣肘露聊且報竣而措志
億尚留未了之局豈時事之不然乃爾邪將古
今人不相及之遠也抑於是而有說焉學校興賢
之地也夫必有聖賢豪傑數輩颺起其間以應維
新之運者乎同一日之事者微有榮光焉不佞不
能爲文請以鄉先儒致堂胡先生學記數言與諸
生申之先生之言學者之失不尚志而親師一也
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指記誦詞藻爲事業一
也用於貢舉干祿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嘆儒冠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歐寧藝文

三十四

三百四十七

肖

誤身棄而他從一也旣得之視故習猶兔蹄蟬蛻
焉一也效官克職以柱後惠文支吾一切謂政才
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
夫進乎此者則知有上達之理矣與諸生圖之

萬石橋記

袁樞

建溪有橋自正憲陳公始也公建橋於西溪人賴
以濟道路誦之淳熙七年秋大水北津多敗自甌
寧令季滄請於諸司欲視西溪之扼而建橋焉太
守趙侯彥操與部使者議合給公錢五十萬使嘗

之令乃屬僧妙昌董其事且使求四方之助昌遂
經始明年令憂去財用告匱諸司以官渡與絕寺
之田給之俾歛其歲入以供工役累石將崇敗於
春潦十五年邦人黃慶曾率耆老告於府請招講
師了性於溫陵以集其事太守趙侯善俊從之遣
昌携疏往諭明年師與昌偕至乃相溪夷險而定
其址師曰建溪居八閩之上流北流據一流之要
會非規模雄勝則不足以壯大邦之勢然崇山東
隘萬石據險湍流震激勢必衝決當撤故基而崇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歐寧藝文

三五

三百五十八

新址然後可永其利衆皆然之師遂南下求貨於
富室捆載而來造舟運石移據於磻水之上糾其
徒使供力役而自往來以經財計上下協心歷五
年而新址之崇成矣於是刊木陶甃橫梁植宇凡
所資以爲用者皆求於四方計費錢三萬九千五
百餘緡而米之斛萬有一千五百四十有奇較諸
西溪用度則損矣溪廣一百四十餘丈爲址十有
五多於西溪之三而石之厚博有加爲屋一百七
十二楹其數少益而橫廣殺焉餘皆相若也慶元

元年三月橋成太守待制單公會兩司以落之寮
屬畢至聚觀者萬餘人耆老語於衆曰吾邦地狹
而歲多儉人貧而心易危使年穀不登田里愁嗟
則橋之成無日矣今歲豐人安事克有濟亦太守
鎮撫之惠也盍請名於橋以彰其德公聞之曰歲
之豐由於天人之安原於上橋之成繫於時吾守
此邦適逢其會顧何德之有幸與邦人同慶之遂
榜其橋萬石且屬樞爲之記焉樞邦人也不敢辭
乃言曰昔唐御史中丞崔公之守零陵作亭於城
西之墟命之曰萬石蓋託物寓名以爲遊觀樂也
柳子厚作記猶以州邑耄老之辭頌而祝之矧公
鎮撫之惠多於崔中丞而邦人懷詠之情切於永
之耆老樞無子厚之才曷爲辭以盡形容之美乎
竊惟游觀非政鎮撫爲德此邦之人所以祈贊於
公者與永之耄老相間也請以子厚之頌而爲此
橋之銘庶幾秉筆無愧辭而邦人之情可以少慰
矣頌曰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
此子厚辭也述而書之以告來者

改建屏山書院記

劉鉞

予領建寧郡之三年既作朱文公祠成一日到建
安縣學見其前門夾室棲其塑像儒其冠服牌題
曰屏山先生劉文靖公予曰先生崇安五夫里人
文公幼學授業師也其遺像烏得留此哉教諭朱
義對曰稽之前志建安學基本先生從子忠肅公
瑛故宅元至大中以建屏山書院中有祠祀先生
以文公與忠肅公侑食國初改書院爲儒學祠因
以廢而像僅存於此予曰若爾不宜如是之隘也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歐寧藝文

二十七

三百四十七

肖

當於學宮之旁以奉之時推官胡公緝在側聞而
是之因言水南舊有洪山寺爲尼所據後尼坐姦
罪還俗而寺遂廢然堂構尚存若拆移創置祠宇
不過旬月之功耳予喜其說足以省費卽令同教
諭往相度之須臾二君來復曰何必拆移其地環
山帶水幽邃可住前堂後軒上下俱完好無壞其
中只存觀世音像若移置於他寺稍加修葺奉先
生遺像祀之乃聽此方士子講肄其中則一舉而
祠與書院俱可復矣予大喜語之曰有是哉退之

人其人廬其居之說信可行也越二日公暇乃相約同往視之果如所言卽日命僧移置觀音像於別寺而區畫其間前堂四楹獨寬廣宜爲祠後軒二所俱高爽宜爲書院皆若預成不煩改作惟闕其前空地作重門并兩廊分其廊屋之半爲齋舍復經理其界至築墻垣幾三千尺踰時告完遂卜日迎先生遺像安奉於中堂仍以文公并忠肅公配於左右仍題其楹曰屏山先生祠復題其後軒曰不遠復曰毋不敬外門曰屏山書院俱循用舊

扁也奉迎之日設香筵鼓吹導擁前後上自都閫府衛官僚三學師生及曾孫居建安者幾千人同送入祠以次行祭禮畢會餞而退觀者如堵於此亦可驗人心之同然矣自是而劉氏孫曾感發思慕歲時群集致祭於斯四方縉紳士夫過是邦者咸慕名景仰駢來遊謁於斯其名與地遂增重矣祠前出西南百步有曲澗縈流注於大溪澗上舊有小橋以通往來至是作亭覆之而名曰道源本亭自也亭甫成適予有東廣之命劉氏群從詣予

請記嗟夫後世釋老之宮尚往往借重於文字間以垂永遠今改寺爲祠正所謂闢異端崇正學其有關於人心世道不少也誠不可無記載先生諱子翬字彥冲屏山其別號云祠改建於天順甲申秋九月記作於後三年十月刻記於石者劉氏之老成人曰善爲之倡也曰英曰清相其成也

五忠堂記

滕祐

繩之望曰劉氏其先仕唐宋爲顯官者不知凡幾百人其功烈炳著以忠名世者合二族得五人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一

風靈藝文

三十九

三百四十三

肖

其所自出則漢楚元王之裔由京兆遷入閩曰翔者居崇安之五夫曰翽者居建陽之麻沙翽八世孫曰韜靖康間之資政殿學士使金營金人欲相之韜作書與家人訣自縊而死贈太師追封魏國公韜生子羽宣和間爲徽猷閣待制與張浚協力拒金人以保全蜀卒贈少傅追封魏國公子羽生珙在孝宗朝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立朝臨鎮忘身憂國卒贈太師封魯國公此皆五夫之劉世謂東族也翽七世孫曰頌紹興間爲淮東提刑金兵入

淮領死之又十二世而生純紹定間知邵武縣率
兵破賊爲餘寇所執不屈而死邵人立廟祀之贈
太尉謚義壯此皆麻沙之劉世謂西族也是五公
者或臨難死節或立朝盡瘁事有不同其爲忠一
也故其謚也韜以忠顯子羽以忠定瑛以忠肅領
以忠簡而純之廟號賜忠烈名之稱情其若是哉
嗚呼偉矣人得天地剛大之氣以生養而爲全人
蓄而爲德行措而爲事業其在人國也平時則效
誠宣力而爲翊國之忠臨難則致命遂志而守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忠節藝文

四十

三百五十六

肖

國之節存乎方寸之微充乎天地之大行之一時
之近昭乎萬世之遠使三綱不至於淪斃人極不
至於破壞而天下後世永有賴焉蓋如是而後爲
全人如是而後無愧乎天地之生人矣五公者其
養之厚蓄之深而措之沛然者乎其足以扶三綱
立人極位兩間而無愧得有生而獨全者乎况忠
臣烈士世不常有扶輿間氣之所生非偶然也今
以劉氏一門而爲忠者有五竒勲大節高爵鴻名
系數世而迭出此尤自昔之所罕見而舉世難得

者嗚呼盛哉祐嘗竊怪漢高祖以仁厚得天下而後世未嘗有大惡如桀紂徒以強臣跋扈至於亡國今其未流子孫散在天下生於異代者猶烈烈間出爲世偉人以扶植人極於不墜則其仁厚之餘澤詎可誣哉前此五公未嘗有祠且以世遠不得與四代之祭夫有祖宗如此而子孫乃使之泯然不得與血食於人心何如也祐姊婿太學生甌寧劉君澤幹十二世孫也以弘治己酉十月構堂於屏山祠右設木主而奠焉榜其額曰五忠蓋崇先德啟後思而闡世澤於無窮其用意也遠矣堂成祐喜其事於名教有關非特可以勵劉氏後也作文記之

擎天巖記

謝枋得

予宦遊東南州郡於山則見衡嶽之高且大亦猶以爲未見者西北耳自謂高大之勢不兩立豈意復有峩峩然峙於天半者猶自謂雄偉雖未獲班各志載亦足見東南之峙勢不孤名山巨麓惟建爲最幔亭紫翠乾坤之戶縹萃焉自竇雲之曲不

鼓曾孫無復夢虹橋矣泛漁舟而覓桃花者誰與
聞之秦川有曠世高逸之士姓祖諱道悟深貶綺
紈習力慕金宗之奇叅老瞿曇法西乾遂謀歸隱
蓋游蜂之房不畜鴻鵠之卵岑蹄之水不壯龍伯
之宮必有其山可與白毫紺相光芒高大而後已
操蛇有靈導之蒼莽卽其地而草創焉擎天之立
有其名而不與於志載未可憾有其實而不述其
實之迹爲可憾也

朱韋齋先生祠記

汪佃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國朝藝文

四十二

三百五十六

列

前代賢哲之故居遺躅所以歷世長久闕廢興而
不遂泯者未有不由良有司之標表作興於其上
亦未有不由其賢子姓敬承適追於其下公私相
成彼此協贊然後功易集而事有可久雖中更世
故不無衰歇而羊存識禮終克按蹟而修復之不
然墜者日就漸燼間能興之旋即蕪沒徒使人嗟
惋歎恨於故墟耳吾於韋齋先生城南之祠之興
重有感焉先生之先徽之婺源人世德弗耀政和
八年先生始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父卒貧

不能歸因塋其邑而游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爲大學中庸之書調南劍州尤溪尉實生文公於其邑館歷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卽紹興四年召試除秘書省正字下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卽除秘書省校書卽轉著作佐卽尚書度支員外卽兼史館校勘歷同勲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卽以年勞轉承議卽受知於丞相趙忠簡張忠獻二公未及用而去柁檣以是忌之而先生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檣益怒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一

風俗藝文

四十一

三百五十八

文

出先生知饒州未赴丐祠祿樂建州城南溪山之勝築環溪精舍寓居徜徉終焉舍前溪沙相傳文公兒時畫卦所也陵谷變遷茲地鞠爲榛莽明洪武初有僧造城南石橋構其上督工工訖建橋局寺後增拓更方廣而精舍之名故在成化丙戌先生十世孫燉白於官僅復其西隅隙地正德壬申孫燾舉請於提學餘姚胡公鐸黜其僧而移佛像於他所仍其廬載加葺理奉先生像於中堂而支公配焉啟蒙畫卦有亭養正有堂像設冠裳廩饗

氣而舊觀一旦光復矣然歲時秩祀尚爲缺典
嘉靖丁酉其十一世孫版曹副郎陞復申請於提
學貴溪江君以達檄郡覈實郡丞婺源汪侯玩署
事實贊厥成遂以是年秋下建寧秩諸常祀廟貌
說嚴過者必式豆籩祝號牲帛粢盛一供有司視
前有加永永無極矣夫精舍之墟數百餘年廢置
不知其幾由成化丙戌修復以來迄今又七十餘
載日營歲拓始克大備此固當路諸賢留意儒先
之盛典而其後裔堂構之有人良不可誣哉夫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歐寧藝文

四十四

三百五十八

文

舍存亡若無係重輕者况先生位未甚顯而道未
大行於時今其後人號額圖復皇皇若恐弗及而
上官相繼加飭指爲第一義而不敢後者豈非以
道學源流之地斯文之興喪來學之起墮靡不由
之顧忍等爲彌文細故而漫不加意哉抑先生眷
眷此地至居以終其身雖其弇州故鄉之念亦以
先壟所在有慕戀不忍遠者是乃仁人孝子不忘
本始之至情不獨以其地勝而已厥後文公莫居
考亭迄今十有餘世族系綿延代有聞人遂望於

閩實啟曰城南則夫文儒發蹟肇基之地又不可
以尋常例視也朱氏後嗣其敬守之哉副郎以予
濫竽於斯亦嘗與相茲役徵言爲記予不佞厠史
氏後紀事責也乃不辭而奉命

登郭巖賦

謝 丰

歲次淵猷月旅夷則鵜星方昏金鷄哉發余服薛
荔兮冠蘭荃狹六幕兮闕九罔爰發黃華追攀郭
巖方其遠望龍從笑兀從研杯鬪太行薄其易掾
樂莫之追如閭風兮屏截駕祁連兮岐嶷端居西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廟學藝文

四十五

三百二十八

席而弟子爲之森列嚮明南面而萬國爲之綴旒
或三變以象極或九疑以擬嶙嶙五行其峯峒羅
入卦以綢繆翠微旣入曲嶺連蛇勢蹇產以回獲
復隄絕而高懸走蛟蚪於萬仞刺霄漢於平原是
爲十八之盤厥腰白石齒齒七巒疊疊樹樓閣以
縉綾魄間砥而固結捫藤蘿以爲梯蒼雲煙其足
躡已疲竄窳望決莽吐奇癖拜嶒嶸是爲天湖之
陽紅泉漱以滴瀝紫霞羃而飄揚亂雲聯乎斷縞
時瀑散乎瓊漿金仙鬱律玉真輝煌紫薇卜宿黃

道任狎摘玉繩以提挈攬雲漢而文章元兔章焉
西返乎月髓丹景豈爾吐白於東桑厥上太元之
峯璀璨崑崙蔚葱翠之文集焉仙子之洞樂穆窈窕
靈怪之氣積焉丹井浮煙瑤碁橫石苔蘚苞雲冰
霜凝日銅乳溢乎神臬金膏播於縣壁喬木所聚
歛葳蕤參旗舞寒風以夔夔九旒插青藻而光輝
可以共兵車之軸軾可以備明堂之棟桀可以噩
蒼生之庇蔭可以格祥風之雝喏厥下淵淵乎天
塹之谷閔閔乎九閔之境旭奔亡鄂摩窈巧老蓋

建寧府志

卷之四三

藝文

四六

三百五十八

文

不知其幾千萬等也是爲虎瞰之井中有青苓紫
鞠金光鵝藥瑤草靈芝雲牙石髓羨門資之以修
齡松喬采焉而自遂迺若異獸奇羽散音蟬聯金
馬碧雞往往而見鼎俎足克宗廟可薦玉筋金盤
野人不能無思獻之念也由是旣跨窮椒思勒皇
鼎洞覽鵜鯨玄燭茅黍下際列缺上轟倒景一眺
亡垠萬彙咸炳明晦互分陰陽圖書足以驗時序
之榮凋觀天地之變化諒哉神靈所宅攬九州而
交會險阻所樹並五嶽以馳駕者也余將鞭茅龍

兮柱間闔乘青鸞兮謁天孫弔梅真以鳳舉訊此
叟之鴻軒滄渾元以完氣飲沆瀣而長生起愚公
以屭屭假章亥而馳驅移茲山於西北拱屏翰於
徼隅爲三邊之犄角表六鎮之輔車壯額頤之畿
輔雄燕冀之鉅都河套由斯以控扼龍堆以是而
藩籬南有光平銅柱北以表乎玉關六符攬狼狐
而順景二儀莫高下以貞觀諒山靈其不爽孕神
秀於多端維申伯其嶽降孰斯美之能完於是乎
昭之以明德奏之以清音薦之以潢汙之水羞之
建寧府志

以澗溪之蘋維靈正直厥德不回風伯鼓南箕以
先路立冥閭西皇而盛埃恍蜺旌之徙倚忽翠蓋
其徘徊起姑射於元圃接廣成於瑤臺衣霞蛟而
雲蔚氣陰闔以陽開於平郭巖亦神矣哉於是乃
爲詩以頌之詩曰巉巖郭巖受命於天盤土突立
爲民之瞻都邑以鎮星斗以躔袞補五石霖沛九
川厥氣維揚人文丕宣厥功維崇載德罔愆於鏤
靈耿擘擘承乾

瑞芝賦

謝官錦

巳卯上巳晚霞初照偕友自芝峯步歸見有草
如螢灼然光明余曰聞之落度生若者名爲芝
草採實食之香氣芬烈此王者德及草木徵也
因作賦志喜且祝保治於萬年云

伊瀨烝之蕃庶茁神芝以敷英調紫露兮五房掇
赤霞兮九莖若乃句曲列種名山按圖王母瓊藥
真人寶符都白李而水晶照洞翻青蓮而貝葉扶
踈斯丹青金闕之所秘維瑞命休徵之罔誣况迺
城有芝種門無蘭鋤食帝子之介福贊奇意於山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藝文

賦

三百四十六

文

川始翳翳而凝雪旋曇曇以流朱爲雷爲月復爲
虹探玄液兮翔禹步如車如馬或如茵苞太乙兮
化堯年伊建水其文鸞擘參成兮雲覆羗樊桃以
胎燕飄獨搖兮風前象形則天尊屹屹人冠峩峩
豎連鼓兮纓丹蘿辨色則鷄殼溶溶螢火熒熒裊
負珠兮騰紫桂氣翳翳兮厥雲母之連屏香馥烈
兮噴猗蘭之盈庭不崇朝而連亘不灌植而燦英
貢之御座朱柯謝其充擘表諸銅池紅玉焯平雲
漢是鍾山治疫之神丹亦威喜辟兵之仙幹豈比

夫貞觀封禪誕盈川於赤縣甘泉作歌侈繁英於
紫殿亂日喜躬逢今明瑞慚無德今翼君託微情
今穎司馬迄今時今効網繆

國朝

甌寧縣講堂記

鄒度琪

甌治平理坊有故都衛基厥壤赤白厥勢亢爽踞
高攬秀吾鄉次廬鄧侯既創義學以訓迪斯人矣
復於義學之右重闢講堂以祀建州諸先儒自前
而中規度二棟深丈如千廣如深之數而倍之繞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甌寧縣志

四十九

三百十九

列

以迴廊環以垣堵又於堂之後建文昌閣以眺四
遠旁有餘地復闢射圃中規爲堂以觀射堂之左
右更植竹木花蔬使夫讀者射者藏修而講貫者
遊神其間以博其趣凡厥經費皆取給清俸而民
之子來者日以益至故不日而功告成余時有武
夷之遊途次芝郡聞歌誦者填填以甌數十年來
長養人材之厚得未曾有也邑人士以予與侯有
維桑誼乃束幣執贄請記於予予夙濫史官文章
是職焉敢以不文辭爰述所聞以告之曰古者文

官之權恒操自上是以治道明而經術正迨後人
自爲學士自爲師僅咕嗶於腐爛制科之文以爲
獵取功名之具遂使河洛之微言經史之奧旨諸
子百家之緒說皆不必熟於其目通於其心有於
其身幸而弋獲焉又將平日所習腐爛制科之文
從而棄之不少惜始仕學急申韓家居遂淫佛老
其於治道經術盡也可勝慨歟歐故閩地也自唐
李穎刺建州駸駸乎有中原文物之盛洎宋朱元
晦講學紫陽游胡蔡真先後輝映所謂海濱鄒魯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一

風俗

五

三百五十四

者豈不由上得其道則過之者化而被之者神乎
是故人之有資於學如布帛菽粟學之有資於講
如帛之待裁粟之待舂爲之經之爲之簸之所以
正其始也爲之綸之爲之鑿之所以造其成也潛
焉而道明見焉而道行統身世而善之又何膏梁
文繡之與有我次廬鄧侯之建茲講堂也且將大
造於士也惟諸君子疊疊孜孜不銳不倦博之間
見返之身心毋徒咕嗶於腐爛制科之學而講求
乎千百年未墜之傳將見環天之下四大書院並

而五之夫又何讓焉

甌寧縣義學記

梅之珩

自古國有學郡邑有膠庠凡以重文教端習尚爲國家儲俊選士也若夫義學之設則又在賢司牧加意振興使草野多絃誦閭巷無棄才以廣宣朝廷作育之至意非奉行故事者比矣芝城控八閩上游甌邑分郡郭之右官斯土者鮮不困於徵輸而所謂義學未免不以爲可緩而置之吾鄉次廬鄧侯蒞茲七載勤心撫恤尤以養才爲先務念此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甌寧紀述

五十一

三百二十九

肖

地爲理學名區經荒亂凋敝之餘詩書漸廢卽如朱文公楊文敏之理學功業僅得之想慕間先正流風幾歇絕矣此侯之義學所由急也昔胡安定公初授校書卽後改湖州教授弟子數百人置經術治道兩齋明體用之學荆公詩美之云先收先生作棟樑以次收拾椽與桷今日者侯相地肯構擇師講論聚一邑之子弟誦習其中捐俸給養使民間無力者悉得就學而遠近單寒不必有負薪剝角之勞偷光鑿壁之苦予聞而美之乃齋師朱

作先博學明經以通邑之愛慕請予以記予初
境時見此堂扼城中最高處觀瞻甚偉及入門復
見有新建講堂寬宏深大且諸峯遠翠盪活文心
以此知侯之經營倍苦致治有方毋怪乎令譽之
日廣也人謂紫陽鍾芝郡山川靈氣以出還顧丹
山碧水至今無恙則歌於斯誦於斯者有不鼓舞
漸摩以赴侯之嘉意乎予願後之繼者與侯同志
嗣而葺之庶幾人文寢盛將與胡安定公經術治
道兩齋後先徽映已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歐寧縣志

五十五

三百五十二

歐寧縣修城記

鄧其文

歲丙寅余奉

命尹西歐途次克聞浙東被水災甚旣而聞閩南三
郡邑同日水中夜徬徨以建州居上游衝聚諸水
壑橫流而決民其魚乎兼途入境萬象駭心巡行
周道甫田間爲贅爲丘爲坎陷爲沙沱爲龜拆仰
視山腰無數斷榑殘椽風懸纍纍視事後遍閱方
隅官署民廬半率傾圮在莪莪雉堞表亘數十百
丈盡掇之洪波巨浸中烈哉斯水毋乃以令之不

德而先示此做惴惴然彌勤修省僉集諸父老度其先務父老爲予言曰先是今春夏交積潦且霾越四月壬子霽翌日大霽亭午忽有聲自東來若天傾若地震又若萬馬騰驤怒濤鼎沸者則松源星溪之水也又北之温嶺潭陽南浦不戒而會其浩悍更酷於東二水交則逆流而聞越山破谷而沿溪六門之城一時崩蕩輒盡今者水雖平而城不葺小民之憂方大耳雖游經詳允尚委道旁經始而成終其在今日余於是亟請監憲黃公二千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慶寧紀述

五十三

三百五十八

肖

石劉公副總戎謝公各首肯捐貲爲倡隨躬同建安寮案暨縉紳鄉先生衿耆子弟鳩工協督俾陶而磚必厚畚而築必堅準而削必平定而基必固肇於是歲之陽月落成於來歲之暮春而西角城樓獨爲創建百二天塹視往昔更覺壯麗諸父老乃請予記其事予曰水之害吾民者百城其一耳今者城之克修詎詎然彰其一而遂忘其百是徒知有城而不知有民也雖然城以衛民城完而民可省憂廻視向之汨於水蕩拆於水者可能起而

生復而宅藝而田乎予不敢一日而釋民之憂而民之罹於憂者勉其力未罹於憂者修其身庶幾哉天意回而民氣暢衆志亦可以成城矣是爲記

建寧鐘樓記

鄧其文

鐘與鼓相匹鼓之音震而促毗乎陽所以宣其氣鐘之音清而緩毗乎陰所以溲其奇昔者黃帝依五鐘而天下治青曰太音赤曰重心黃曰灑地黑曰隱常而景鐘其一其爲八音之長萬化之原挽移氣運之本莫大乎此凡郡邑之有鐘鼓樓制也

而富沙郡爲尤重按府治形勝依黃華面鐵獅向離而治鼓樓峙乎兌鐘樓聳乎巽爲東西鎮俾毗陽者資生毗陰者資成乃知古人建設殊有深意豈徒侈壯麗已哉戊子丁寇盜之變祝融一炬尺土皆焦向之所謂峙且聳者曾不可復識矣邇者鼓樓成淵淵雄音將求其匹不然兌之昂離之敝也歲在丙寅余選授茲土謁總憲鄭山公先生于京邸先生歐產也亟亟以修復鐘樓爲予囑亡何未入境地罹水災是冬有修城之役明年丁卯民

之淹沒者未瘞田之壅決者未墾廬舍之蕩拆者未寧我是有義塚之闢給種捐造之行今

皇上在宥之二十有七年戊辰有秋書民和會瞻視鐘樓落落誠不可須臾緩用是請諸上憲商及副戎偕我同寮謀我紳士父老僉報曰可愛以相基爰以蠲良爰鳩爰庀子來豫章爰冶爰鑄石液金剛層樓維三丈高逾九洞開橫窓載瞻萬有虛中應聲追蠶攸寧卅之獲之碧漢攸升計緡如千計力若許肇時伊何嘉臘之莫來歲成之一陽初度

建寧府志

卷四十三

縣志

五十五

三百五十五

省

樓成而郡邑之氣象若灑灑然維新矣是皆上憲之德副總戎之功諸君子贊助之力余藉是以報總憲鄭先生之命例當大書以垂不朽而耆民中若葛學尼者經始圖終勞費不倦不可謂非恂恂善人也特書之以爲好義者勸可乎或有過而遊者乃欣欣喜色相告曰建郡環山治踞高而左右曠藉二樓鎮之所以補其闕也且鐘樓巍聳位爲青龍在此天矯而干雲則虎嘯而風自生矣不逾年鄙人士將有奪大元者予未敢知併記之以徵

兆焉是爲記

義壘銘

鄧其文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其舒也陽其慘也陰其噓也生其息也死聖人裁成而輔相之養有具送有資推之而邦而國咸建厥長使之各得其所而無仰待於人後世賑恤之興美名曰義要亦補仁政之窮非得已也

今天子政教覃敷澤及骷髏一歲中令有司載致祭無祀厲壇召其魄而享之俾不致若放氏之餒息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歐寧紀述

五十六

三百十九

省

何渥也若長民者澤不下究日從事搏擊科歛之爲弗念厥生遑恤其死以致鬪饑委於原野血肉飽乎鳥鳶過之者睨而不泚非不泚也以爲大塊我勞而彼逸也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建州古稱十萬戶備五方之俗肩摩轂擊總總林林然而兵燹之餘盍亦稍息居者少富而多貧旅者乏資而貿力饑寒其身困鬱其心勞而病病而死死而無所依歸者比比予承乏西甌於今八禩每念紫陽過化之地景行先型如社倉義塾不惜疲力次第修

舉又念甌故有義塚地卑而隘歷年既久風雨之所飄搖波濤之所吞嚼狐狸狡兔之所窟宅鱗次櫛比荷插者無下手處怒焉傷之爰相城西之原有地曰曲塲面陽而履高形家謂無衝激螻蛄之患乃畀三十金購之得週遭二百五十丈環以垣俾勿樵牧給以糧俾有看守又欲使後之君子望封碑而太息曰悲哉此無告者之荒坵也哀生敬敬生愛亦惠亦鮮爰用爰緩庶幾乎民皆可以無憾則茲抔土也殆一過再過而爲墟矣爲之銘曰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風俗紀述

五七

二百八十二

齊人愚陟山胡哀匡人暴鼓琴胡呆珠棺藁蓆今古同堆爾之息也丹山隈鐵獅白鶴相去來暮遊溪畔大荒催晨叅鐘梵夢徘徊漢寢唐陵安在哉莫愁荆卿戍夜臺方今好風徹地回死者有穴無相摧

建陽縣

縣廳題名記

劉克莊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爲宋闕里兩坊
墳籍大備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見聞士易治
也俗勇於鬪及氣平憤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
終遂非者少民易治也運鹽有法可以裕上寬下
無江浙閩粵預借鑿空之取聽訟日纔數十紙賦
與訟易治也矧其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筍連山
酒妙天下人家池榭多奇卉珍樹同由之李花極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五

三百三十

日其土風物產之美又宦遊者之所樂也然比歲
長官類以傷錦而去趙侯與洵至而歎曰有易治
之實則蒙難治之名是厚誣吾縣也乃究病源徐
施砭劑期年而治二年而大治岸有離舟水無租
癥凋瘵復甦廢墜畢舉一日顧壁記石且盡命續
之書抵予曰吾子舊令尹也蓋識諸嗟夫予之去
縣久矣端嘉間假道者再其父老皆空巷送還論
之不去今余齒髮殘禿父老見余且不復識而聞
余子弟過其境者猶惓惓相勞苦以余拙政而其

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淑其士
抑豪右扶鰥寡勤撫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倦
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
出於師友云

建陽縣造城記

林 玘

建陽故有城在邑治西隅縣志云閩粵王築以拒
漢下瞰大溪名爲大潭城歲久傾圮歷唐宋抵元
陳友定據閩時因大潭故址築城西北跨山東南
臨溪立爲四門東景陽西景肅南景舒北駐節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五十九

三百三十三

肖

樂丙申秋洪濤衝潰激齧蕩爲墟土惟存南北二
門弘治紀元博羅張侯津廣漢以進士出宰斯邑
始至仁以郵孤惇威以懾姦宄公以調賦役勤以
舉廢墜事無鉅細苟可以致吾力者知無不爲會
有詔天下州縣各築城堡此我聖天子撫茲太平
熙洽之運憂深思遠蓋欲保安黎庶而綿億萬年
無疆之基也侯方諏衆建立間適處州景寧礦賊
吳泰兒等率衆幾二千流劫浦城政和諸邑民財
公帑滋蔓將及建陽至勞朝廷軫念勅閩浙守臣

勦之侯召募民兵朝夕訓練豫爲之防寇至界則與戒飭曰彼邑有賢令民樂爲用吾儕未可輕犯其境遂遜去邑士民德侯之惠私相計曰吾邑僻處山谷其間寇效相凌噬者不能保其必無今吾庶民小子得免鋒鏑之慘者張侯之力也使繼張而令者皆如今日張侯保全吾邑斯城可無築也或者不能皆張吾邑無城何以自保乃以建城之議請於侯爲達諸臺省倡邑中篤誼之士捐貲伐石範磚建垣堵雉堞周圍一千一百二十八丈高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寧府志

六

三百五十八

肖

二丈五寸仍舊名關四大門又立小水門二曰永安永寧門各置樓如干楹歲點民兵守之兼司晨昏啟閉之任凡可以爲民經久計者纖悉區畫咸有法費省而事易集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訖工於某年某月某日蓋侯爲人雋敏而疏達清謹而詳練悉意爲民故用民力而民莫知其勞賦民財而民不以爲費予適有滇南之命道出建溪者彥某等丐文紀其事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固可恃民心甚於城郭山谿之險尤國家所恃以

爲安建陽爲有宋諸先正講道之邦親上死長之俗猶有存者前此固未嘗有城也以張侯爲之倡而民心翕然嚮義疆寇不敢入其界使撫之不當其道御之不愜其意則邑門內外皆吾仇敵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哉余故爲文紀侯之德并以告諸其來者

重修縣學記

王遂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不由於學者詢禮尋樂讀法飲酒獻囚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六十一

三百五十八

獻馘無一不在於學者嗚呼學於王政爲大而人心之所由以一也故其體有道德性命之本其用有詩書禮樂之具綱以三綱常以五常六七聖人舍此不足以爲教自時厥後異端出焉百家雜焉秦不知禁而禁士之學孔孟談六經者卒使千七百年之間人寡知學家鮮知道非以愚民直自愚耳幸而漢興齊魯之間習聞聖賢之教有不待幡然而興起叟數大儒不能復舊宋德休明周子道其源張程襲其流而朱子集其成斯民復見雍熙

此堂之盛而建陽今齊魯也夫聖人之居若此
近則傳聖人之道如此其盛宜其道振而不墜教
興而無什及遭值權門學禁併以其人與書而廢
之至於毀其裸獻講讀之廬以爲鐘魚梵唄之地
不黜邑令不斥遣其門人不止士至於恥以其學
自明火書廬居之禍未有酷於此也不塞不張不
裂不全以聖賢之鄉而禁錮有甚於他郡縣者是
宜嘉定更化首議褒表淳祐繼承特加臨饗表章
之盛亦未有加於此者也先是劉文簡燾奏請寺
復爲學文公之子在及游侍郎九功徐侍郎清叟
相與倡議彭尚書方協力爲之規模一新而方右
史大琮尤極其意趙若與迥之爲令也倣高明而
築沮洳闢隘陋而固藩牆月割俸以益之不足又
斥於縣之費禮殿中嚴重廊外設復濂洛關閩之
祠爲五於左以識其道之所由始修前賢陳公洙
師錫游公酢蕭公之敏以文簡補之爲五於右以
章其化之所由盛朱范二太史室在東序益以游
文清朱則文公考也范其先友也游君九言少所

其學老猶不與時其好者也劉魏二聘君室在
序益以祭聘君劉君勉之所學也魏君揆之其遊
也蔡君元定晚盡力於斯道而與學之議所由起
也學始於儲令用成於黃令千里並祠於西北同
室宣化堂後設先天之圖說亭之北揭東陽洙泗
之匾崇樓屹立以嚴建炎御筆之藏虛亭靜處以
本周氏爲善之教學職之位四諸生之位三倉庫
書籍之所亦三建固多士建陽之來遊者亦衆左
山右溪昔猶今也深衣大冠今猶昔也會諸生而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六十三

三百五十五

孔

課試之董其役者主簿謝德屋其亦庶乎不廢其
舊矣一日與迥以圖授遂曰主上銳情文公之學
予奉命以來建安書院既立而建寧之學復啟得
因其成而記其顛末今建陽之宮熊君克記之文
公自爲之記陳君孔碩真君德秀又記之豐碑巨
刻皆有取於附祀藏書之盛而學之廢興實關道
之顯晦願求一言以詔後之人遂初辭不可又念
已爲二建犯不韙其又何辭則作而言曰遂志學
時未及登文公之門旣冠脫棄塲屋讀其書而悅

為一日之疑多於一日惕然師亡道散之懼以遂
之悔不願諸君之悔重於遂也今文公已矣三王
四代之事無所質正幸而因其地新其學諸君試
以四書而讀之於心能無疑乎以經傳觀之於身
能無闕乎以通鑑綱目而參考之於事能無所拂
亂乎夫理之粗至精之所由寓也一聖人之言數
聖人之所同也諸君強敏必無至遂之悔而其所
自得必有甚於遂者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備
立昔者文公嘗以示白鹿諸生盡心於此安知後
來之繼其軌者不在斯學乎咸曰諾因為之書

改建儒學記

海澄

嘗謂天下治則學校興學校興則賢才盛賢才盛
則治道益明治教益臻古者黨庠術序之設俊選
論辨之制不可尚矣欽惟我朝自大一統之初卽
稽古建學而優待之禮作育之恩繼世有加是以
謀猷左右宣敷至道恒有其人而成重熙累洽之
治猗歟休哉然學有興廢教有弛張又係有司者
之作興何如耳建陽縣儒學舊在交溪之澣卽今

護國寺是也宋紹興間朱文公熹劉文簡公燾奏請以同由里護國寺易地而建焉以界兩溪之間每遇春水泛漲師徒恒以不利往來爲憾國朝成化九年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天台李公釗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豐城游公明議擇縣治之西棲隱寺廢址而改建之乃檄府屬董其事於是經營相度買材鳩工左建大成殿東西兩廡塑先聖四配十哲及從祀諸賢像殿之前爲戟門門之前爲泮池池之上爲石橋橋之前建靈星門右建明倫堂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建寧府志

六十五

三百五十五

孔

堂之兩傍爲進德修業兩齋齋之前各爲號房三棟共十八間堂之前爲儀門堂之後爲教諭訓導廨舍儀門之右爲饌堂堂之後左爲宰牲房神厨儀門之前爲坊牌揭以文林二字經始於成化九年仲夏落成於成化九年仲冬規模宏壯制度精緻視他邑未能或之先也澄以靡材叨宰是邑於學舍方新之際旣以得因其成爲喜復以功無所紀爲憾乃於謁廟之頃命諸生前而語之曰觀河洛者思大禹覩甘棠者思召伯爾諸士子生逢休

運身際明時儒冠儒服胥集乎廣居安宅之內
入乎禮門義路之中朝夕對越乎聖賢之遺像而
講授有所起居食息靡不有其所者皆御史憲
副公之功耳詎可無文以紀之乎况夫諸公改造
之意又不過欲作新諸子使爾奮發興起勤勵不
息以聖賢之學而滌其心胷以聖賢之學而見諸
踐履他日由科貢而登膺仕一以聖賢之所以處
身者處其身以聖賢之所以治民者治其民以無
負乎聖朝興學育才之美意也是又大可記者故
不揆愚拙謹述始末俾勒之貞石庶將來有所考
云

縣學藏書記

朱熹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
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
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
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
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
以來儒者相與遵守而誦習之傳相授受各有家

然從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
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
乃世之賢人君子學書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
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
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
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
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
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
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

向之所謂者於乎讀聖人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
於身猶不免爲書肆况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
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爲恨今知縣事會稽姚公者
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
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克入之而世儒所誦
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旣得聖賢之
書而讀之又相與感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

高乎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事
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亦當得書也抑予
又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
諸身而無徒然爲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
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
敬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五賢堂記

德秀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名以其
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而請立堂以祀之魏二

建寧府志

卷四十一

建陽縣志

三百三十八

聘君皆可爲法當得祀遂命祠於縣丁工
告備妥侑如禮則揖其學之士而諸君亦
知予置祀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本其父
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
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
洛諸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遊則
有若草堂劉公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
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開端正始之功有不誣
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

疑質義焉良齋魏公則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
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是亦古人
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倡
邪議事寇讐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
非至擯黜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
方深仇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
天子一見合旨徑官儒宮垂用眷顧拜疏閣門亡
虛口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
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爲士者有所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建陽紀述

六十九

三百五十五

孔

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師者苟能致心方公諸
書以致其濬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
流以警其媮作其懦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
所施具於此矣此予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德
秀聞而歎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
時天才逸發詞筆凌厲蓋自視如李謫仙之流意
其不屑州縣之事也一旦爲令恤民隱重教道懇
懇焉有兩都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尤
世俗指目以爲迂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利

之所急其俗之同者乃道之所棄也然則侯之於
廵舍豈不甚明已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
傳其家云

韋齋先生祠堂記

陳文

建陽縣西三桂里舊有考亭唐御史黃端所建以
爲祀先之所山水清邃竹木茂密土膏沃衍宋尚
書吏部郎兼史事韋齋朱先生歷尉尤溪過考亭
而愛其地之勝欲卜居不果其子文公淳熙三年
始克繼先生之志築室居之卽其所居之東北建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七十

三百三十一

孔

竹林精舍後改名滄洲前爲明倫堂又前爲燕居
殿以奉先師孔子及四配像元至正元年府通判
劉伯顏以公五世孫斡之請乃輟羨積得中統鈔
千五百緡屬縣典史以其其事始作文公祠堂於
考亭之滄洲精舍學士虞伯生記之備言文公之
學得孔子刪述六經之源流而折衷群言以開來
學實國家所當尊信而教之所由行也惟其教之
浹於人者深故人之思慕愛戴愈久愈不忘而增
修其祠宇推原其所生曷有已歟此韋齋先生祠

堂之所由作也先生家世徽之婺源文章行誼
學者師篤生文公以闡其家學而弘夫正教立人
紀隆世道於悠久豈小補哉考亭故無耄齋先生
祠今建寧府推官吉水胡緝蒞政之五年天順壬
午因監察御史安成劉鈺姑蘓顧儼之意既捐俸
爲倡率先生八世孫洵及邑之人士咸出已資而
重新文公之祠其堂寢廊廡庫廩庖溲之所先師
孔子之燕居先生之故寢暨天光雲影亭已廢而
頽壞者俱重修而增新之垂成而鈺兄鉞來守建
建寧府志

寧圖完美之有加於前乃請學士同邑彭公記之
矣後二年甲申鉞與緝又因監察御史餘姚魏瀚
按察副使三衢鄭佑意始創先生祠置賢關旣落
成寓書幣請記於予予惟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
道貫古今文公集諸儒之大成而學該經史後學
之所宗世教之所賴而誦其訓詁得其理義而行
其道於當時其思慕愛戴以興夫祠祀之典而追
崇敬仰之春秋致尊齋戒思成若將見聞其容聲
其亦報本之情不容已者歟昔周人郊祀后稷而

其始生之祥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以養
養民之功也今既重修文公之祠而復祠祀韋齋
先生者其亦周人之意歟周人以養民之利始后
稷之播種而今之任風憲爲郡之正佐者蓋以教
民之經史終於文公而大明追祀固宜况克昌厥
後而前有所之相成其功今有洵之光繼其蹟誠
不可以無記歷叙而記之

考亭書院記

熊禾

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運升降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縣志

七十三

三百五十四

非

會天必擬大聖大賢以當之者三綱五常之道所
寄也道有統義軒邈矣陶唐氏迄今六十二甲辰
孟子歷叙道統之傳爲帝爲王者千五百餘歲則
堯舜禹之於冀也湯伊尹之於亳也文武周公之
於岐豐也自是而下爲伯爲強者二千餘歲而所
寄僅若此儒者幾無以藉口於來世嗚呼微夫子
六經則五帝三王之道不傳微文公四書則夫子
之道不著人心無所爲主利欲持世庸有極乎七
終所以大聖人之居而尚論之世者其獨然

感乎嗚呼由文公以來又百有餘歲考亭視
闕里初名竹林精舍後改名滄洲宋理宗表章公
學以公從祀廟庭始錫書院額諸生世守其學不
替龍門毋侯逢辰灼見斯道之統有關於世運故
於此重致意焉歲戊子侯爲郡判官始克修復邑
令古澶郭君瑛又從而增闢之乙巳侯同知南劍
郡事道謁祠下顧謂諸生曰居已完矣其盍有所
養乎書院舊有田九十餘畝春秋祀猶不給侯捐
田以倡郭君適自北來議以克合諸名賢之冑與
邦之大夫翕然和之合爲田五百畝有奇供祠之
餘則以給師弟子廩膳名曰義學田初省府以公
三世孫沂克書院山長旣歿諸生請以四世孫椿
襲其職侯白當路仍增置弟子員屬其事於邑簿
汪君蒙且以書來曰養可以粗給矣而教之不可
無師也謂禾猶逮有聞俾與前貢士魏夢分教大
小學旣又屬禾記其事其何以爲辭重惟文公之
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心身則爲德行舉
而措之國家天下則爲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

正之性其用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
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書西
銘傳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
今但知誦習公之文而體用公之學會莫之究其
得謂之善學乎矧曰體其全而用其大乎公之在
考亭也門人蔡氏淵嘗言其晚年間居於大本大
原之地克養廓厚人有不得窺其際者蓋其喜怒
哀樂之未發早聞於延平李先生者體驗已熟雖
其語學者非一端而敬貫動靜之旨則聖人復起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七十四

三百五十五

非

不易斯言矣嗚呼此古人授受心法也世之溺口
耳之學何足以窺其微哉公之修三禮自家鄉至
邦國王朝大綱小紀詳法畧則悉以屬之門人黃
氏榦且言如用之固當盡天地之變酌古今之宜
而又通乎南北風氣損文就質以求其中可也使
公之志克遂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矣嗚呼古人爲
治之大經大法平居旣無素習一旦臨事惟小功
近利是視民生亦何自而蒙至治之澤哉秦人絕
學之後六經無完書若井田若學校凡古人綱理

人道之具盡廢漢猶近古其大幾已失之矣當
海宇一統京師首善之地立冑學興文教文公四
書方爲世大用此又非世運方新之一幾乎邵氏
觀化所謂善變之則帝王之道可興者以時考之
可矣誠能於此推原義軒以來之統大明夫子祖
述憲章之志上自辟雍下達庠序祀典教法一惟
我文公之訓是式古人全體大用之學復行於天
下其不自此始乎今公祠以文肅黃氏榦配舊典
從以文節蔡氏元定文簡劉氏燾文忠真氏德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七十五

三百五十五

非

建安武夷例也我文公體用之學黃氏其庶幾焉
餘皆守公之道不貳其侑公也實甚宜公以建炎
庚戌生於劍之南溪父吏部韋齋先生仕國也公
蘊經世大業屬權姦相繼用事鬱鬱不得展道學
爲世大禁公與門人益務堅苦泊如也慶元庚申
歿於考亭後十年庚午疆場事起又六十七年丙
子宋亡公會孫浚以死節著嗚呼大聖大賢之生
其有關於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者豈可以淺言哉
夫子之六經不行於再世而公之四書乃得昭著

於當代公之身雖諧於時而公之道卒伸於後者
天也過江來中州文獻欲盡自左丞覃懷許公衡
倡明公學家誦其書人尊其道凡所以啟沃君心
栽培相業以開治平之源者皆公餘澤也方侯胤
義學東平袁公璧適以臬事至閩訪求公後表浚
二子彬彬於省長南溪建安之書院奉韋齋及公
祠又以考亭乃公舊宅懇懇焉諸生小學入門之
要尤以師道不立爲憂旣以金華陳君舉司文吳
會於胄學徵藏書考尋文獻且欲於此繼成公志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縣志

七十一

三百五十五

非

以復六經古文爲屬誠巨典也而必有埃焉天運
循環無往不復欲觀周道舍魯何適正學一脈亟
起而逐續之則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之太平
當於此乎在侯之功不亦遠乎侯世以德顯其仕
閩以仁爲政道南七書院皆其再造也考亭西北
扁有山曰雲谷晦菴在焉侯亦爲之起廢汪君於
山之麓爲門以識之凡公墳宅悉從而表樹焉庶
乎知爲政之先務矣精舍創於紹興甲寅前堂後
室制甚樸實寶慶乙酉邑令莆陽劉克莊始闢公

祠今燕居廟則淳祐辛亥漕使眉山史侯季温植
構也書院之更造惟公手創不敢改棟宇門廡煥
然一新邑士劉熙賢終始之義學之創興宋欒黃
樞首率以聽萃躬孫葉善夫趙宗叟盱江李廷玉
與有謀焉而厚帑慶完豎茨以迄於成則虞子建
劉寶也賢勞皆可書時提調官總管張仲儀教授
三山黃文仲助田名氏悉書石陰後

重修考亭書院記

彭時

自孔孟道學之傳既泯逮於有宋儒先輩出得其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縣志

七十七

三百四十一

非

傳於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然而著書立言繼
往聖於已遠開來學於無窮功未有盛於朱文公
先生者也先生鍾元氣之會具希聖之才早聞濂
洛緒論因大肆其力以探洙泗之淵源故其爲學
博文約禮兩極其至用能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貫
徹乎人倫物理遂兼六經四書與先儒之所傳述
者而推明之而訓釋之而折衷訂正之闡幽發微
示天下後世以大中正之道使學者循之可以
入德措之可以成治而無異端他岐之惑其用心

至勤且遠矣自孔孟而下諸賢明道立教之功邈乎無與並者是宜爲萬世文教之宗也夫宗其教誦其書以致景仰之誠固當無所不至而况居處講習之地乎建陽之西里有地曰考亭實先生之故居也當其時四方來學者衆乃於居之後別建滄洲精舍爲講授之所厥後理宗尊顯道學御書考亭書院四字以揭之歷元至今屢修屢壞天順壬午監察御史安成劉君鈺姑蘇顧君儼同過而致敬焉慨其敝壞欲重新之時建寧推官吉水胡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二

建陽縣志

七十八

三百五十五

非

君緝蒞郡政首捐俸爲倡先生之八世孫洵出已賞以爲助於是興復如故中爲堂前爲廳事後爲寢室俱翼以廊廡而庫廩庖湫之所則於寢室左右附焉居之前舊有池池之上有天光影亭亦已蕪廢至是併新之榜以故額亭中立石以半畝方塘一鑑開之詩刻焉事方就緒而御史劉君以代去其兄鉞自兵部職方員外郎來守建寧因喜而力贊其成又明年監察御史餘姚魏君瀚按治過之益加歎賞且戒工亟完之不旬月而工告畢至

經營於始則胡君之功居多也胡君馳書來京屬時爲記竊惟建之考亭猶魯之闕里也孔子生於涿邑及長始徙闕里後世致瞻仰者惟以闕里稱焉先生生於尤溪晚乃定居考亭則考亭之關係亦重矣今諸君協心於考亭書院之興復者豈非以先生得孔氏道學之正傳爲萬世所宗仰而此其肇迹之地所當崇重而勿廢邪能勿廢之以復乎舊觀則先生道德之容儼乎如在其上者猶可想見也繼自今遊處於是者尚當起敬起慕學建寧府志

其學心其心循其軌範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修己者有其序治人者有所本而道德之成功業之建可期矣夫如是然後無負於先生繼往開來之教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斯之謂歟諸君拳拳於興復書院致力如此蓋知景仰先賢而嚮往之者也因書此以告庶來學仕處於是者皆知所勵云

朱文公墓田記

汴汝璧

之閩謫也閩學憲君午坡蓋予仲氏云予將入

閩而午坡適以便歸得予信且復予囑曰建陽考亭徽國文公之闕里也距闕里東百里而遙爲嘉禾里里中有古壤爲唐石之大林谷公墓蓋在焉丙申冬仲也泣建陽視學因查公十一世孫副郎君陞者謁公墓墓前享堂裁五楹問之則曰前臺察方君涯實規之然而公子孫之倚廬者尚靡亭宇也問其祀事則曰前臺察白君賁檄前令張謙者斥廢寺租石百爲圭田然而公子孫之艱食者尚靡甑石也仲用是閔亟爲之圖之乃檄今令李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八十一

三百五十四

非

東光者聿新公墓仍卽享堂前增屋五楹翼以兩廂以待公子孫之來居者且捐帑羨規田七十有五畝俾其衣且食於其中又撤淫祠材爲朱林公館二一直墓所一直麻沙道周以待士夫之謁而憇者蓋自是稍稍備矣顧仲也劇未遑記記在吾伯氏蓋已屬副郎君礮石以待矣比予入建陽副郎君亟以請予於是有感焉嗟夫公之在宋季也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用之許國宜無弗効効則國步宜無弗振而南宋之祚宜亦弗至於寢衰蓋

嘗讀公諸所建白本末次第有以窺知其然矣
見嫉於時宰一用輒斥卒乃目爲僞學而黨同希
合之徒又從而爭排擊之遂使公真儒之効弗大
白於天下旣歿且塋猶嗾言者謂四方僞徒會送
僞師之葬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
令小臣約束之嗟夫公何負於宰而宰負國之罪
則上通於天矣天顧弗之殛何哉雖然天之畀則
厚矣千萬世道學之正統寄諸其身身歿未幾學
禁遂弛矧然而躋諸廟祀而世祚之澤又將延諸
千萬世弗替焉是故天之所畀彼嫉公者烏得而
效哉卽今之舉弗謀而克協則二臺察之所經始
予仲氏之所拓終與先後邑令之所由戮力謂非
靈承天意以從事不可也彼嫉公者固已聲銷跡
滅蕩爲埃氛久矣今讀其傳尚有欲得而甘心焉
者卽槁壤可漚也是又孰非人心之天乎哉

滄洲精舍記

虞集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
於海表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學以

教乎其人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爲則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宮之外用前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遊息或因其師友門人而立者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未有熊禾記陳義記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正元年辛巳通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八十二

三百五十六

五

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校之事爲已任知無不爲文公五世孫斡以考亭之事告諸通守通守曰是吾職也乃掇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於是翕然趨勸而新之首作文公祠堂斡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併考亭之記焉蓋聞諸斡曰今考亭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

遂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子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承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十餘年矣意者精神魂魄之往來猶固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蔬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形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薰蒿之升降觀感而化之者莫斯之爲近也况乎鄉之遺老宿儒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誨言以相勉勗則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八十三

三百二十六

不

進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以在於斯乎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所幸於考亭見之

橫渠書院記

丁顯

默契心融明道繼孟氏不傳之統精思力踐橫渠得程子正派之宗故楊龜山稱其如彼見識秦漢以下何人得到而真西山曰張子有言聖人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由是觀之蓋真得孔孟之傳者非天所畀其

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張諱載字子厚厥考寓鳳川
郟縣因家焉先生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累官崇文
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辭疾退居太白之陰橫渠
之陽故學者稱爲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理
窟等書行於世贈獻公加封郟國公先生九世孫
諱德者登寶祐二年進士授官知閩之邵武縣事
帶木主以行往來建陽道經麻沙見其溪山之勝
欣然愛之遂卜居焉創建橫渠書院五十楹以安
獻公神主仍以弟御史公大臨爲配凡百整飭足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八十四

三百五十八

不

稱大觀其可謂尊祖敬宗知所重矣元季燬於兵
火遺墟故址鞠爲牧場過者歎息洪武丁卯春邑
侯郭伯泰以進士來宰斯邑訪諸儒苗裔而皆勉
之以學及聞先生書院弛廢遂召十三世孫子貴
予錢若干命於故址鳩工度材以營其事始於己
巳之三月踰四月而落成悉如舊制屋宇加麗觀
者歆仰郭侯知民有所感動由是俯順衆心給田
二十畝以爲祭禮之需而郡守宣城芮侯麟爲書
橫渠書院四字以揭於門請予記其事予惟孝子

慈孫之心孰不欲追揚先世之美又孰不欲恭奉先世之祀顧無其美而不得爲與有其美而無在上者以崇尚之則又不敢爲者多也今以先生之德之美當其子孫遷徙越世之餘祠宇廢弛之後猶遇賢宰以作興焉則正學之在人心固爲可見而孝子慈孫之願亦無有不盡矣傳曰仁者必有後固先生修德之報而彰往以訓來在郭侯其亦得爲政之先務與是爲記

廬峰書院記

成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八十五

三百二十七

古者學校庠序之設所以爲教養人才之地也有教必有養否則學者將奚資故凡學校所資以養士也必有土田官給之郡邑皆然或聖賢之子若孫自授田贍學爲國家教養人才誠義舉也亦書之簡牘孰敢染指其間廬峰廩給之田實西山先生後人國錄仁齋蔡公亮所置隸茲邑之東田等里早晚田畝三百餘庄屋園地山林具備來學廩給歲不匱革命初文事未遑其田爲官若民有力者攘之公克家子承奉雲巖公希仁慨書堂之圯

壞畝畝之不完祀典廢弛獨能不畏強禦畢力經理
遄復之仍廣棟宇增廩田至於今朔望有課講
春秋二丁有祭儒弁濟濟星聯雲集視昔大有逕
庭非二公之功而誰功昔魯定公會齊景公屬吾
夫子相數言而景公心忤謂魯以君子之道輔其
君於是悉歸所侵郛謹龜陰之田仁齋雲巖二父
子學夫子之學而道君子之道彼安得不心忤而
復侵疆如汶陽之歸乎彼以人勝此天勝其寃也
人豈能終勝天哉茲蓋二公爲國家教養人才而
之記

建寧府志

卷四十二

建陽縣志

八十六

三百三十一

復賑糶倉記

真德秀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爲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
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糶常平常平法
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
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糶縣大夫熟視亡策

則勇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遽飽而中
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儲侯用始置倉藏米幾
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儲侯既去
十餘年弊日甚關侯增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
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嘆曰
此文公之意儲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
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
餘緡爲糶本始儲侯之糶也先期予錢至秋穫乃
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八十七

三百五十八

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
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爲吏故約以見
緡質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
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糶於齊傳者曰一年不楚而
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爲國者大抵父母其民
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
位久不儲之素而糶於旣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
世爲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歡感漠焉不以槩諸心

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籍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郵其私一物失理居爲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爲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園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爲未也竊然長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爲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千計

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顧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儲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爲吾民留飯盃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

心爲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
織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雲谷記

朱熹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巔處地最高
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
晴晝白雲全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
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
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許至安將院
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逼澎湃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八十九

三百二十七

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
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
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陡絕曲折回互
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者亦不下數尺或
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傍
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
蒼翳百步餘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
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傍綴水出其下淙散激
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感沸涌西

抵橫石如巖罅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爲小亭
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
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
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
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
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
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簾視
澗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
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九十

三百五十七

石

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
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畧於此可見
谷口距峽爲關以限內外西翼爲軒牕可坐可臥
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遶
逕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
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
峽歷石池山楹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
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
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

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
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椿桂蘭
蕙芬芳岑蔚南峰出其右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
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
不自知其身之高也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
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
峰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
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
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九十一

三百五十八

茂

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卽谷口小
山其上小平田畝卽以祈年因名之曰雲社徑東
屬杉徑西入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
耕其間曰西寮其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峰西垂
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
璧兩源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
竹塢滌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
行東峰之巔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步丈餘四
隕皆剝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

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霓
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
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
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
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瘡疾疑
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
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
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律古木彌覆藤卉
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
時奉祀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
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
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
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
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巖巖下瞰絕壑古木叢生
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
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流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
且瘠棄不耕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
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

嶺出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
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
者可望而與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
道學煉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
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沾器用衣
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全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
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後蘿葛崎嶇數里非雅
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
來猶八十餘里以故他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卷三

三百五十八

茂

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
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嘗
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卽斷家
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
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
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
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
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峯之下
又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

本屬山北名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而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而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於乎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旣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

朝天橋記

王羽

建陽縣治之南有交溪焉溪受邵武崇安二水東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志

九十四

三五三

茂

南達於海至是始合注瀉渟滯積久漸蕩匯成巨浸舊有橋名朝天橫跨兩溪橋之南驛遞之館舍在焉北卽縣治也巒溪山麓峰巒聯絡樹木森鬱間闔之肆釋老之宮簷危鱗次金碧輝映舳艫之相銜輪蹄之接踵趨閩浙而走交廣非但利一方之往來而已永樂丙申歲之孟秋襄陵難作漂毀靡存而褰裳待渡者咸病焉僧會旋師大周誓復前規盡斥其衣鉢仍謀於縣丞趙璧請於行都司指揮使徐信慨然捐助俸金若干爲首倡由是義

風遠播聞而樂施者如流之赴壑夫工畢集先於溪南岸創飯堂若干楹以餽餘食擇諸刹之敦厚恪敏僧長靈峰之愈隆開福之文和隆教之宗善居士后山施覺善寶山吳妙覺司出納經始於庚子歲之秋九月乙未累石爲址架木爲梁醜水十二道長以丈計者九十一濶以尺計者二十高三十又五尺以通舟楫屋其上爲間者六十五以便憩止中作亭以奉觀音大士結構彩飾宏壯華麗視昔有加覺善妙覺持其創制圖式謁余具道師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九十五

三百五十六

茂

之志願且請曰幸預記之俟落成之日勒諸堅珉昭示永久不然無以信乎後昔韓昭侯嘗作高門或者非之謂時詘舉羸建陽洪水之餘甫越三載民未蘓息可謂時詘矣而大周師眇焉一僧任人所難能而人不惟不以難能難之又皆感激以相之由其利已輕而利人之念重蓋非切切焉要取福田之比使其居官效職惠澤之施宜有異此者焉揮使徐信縣丞趙璧知政急務遠過乘輿之濟溱洧者覺善妙覺思表白大周賁志長征愈隆與

善等力續其事罔怠益處大抵不有以開於前
固無以繼於後不有繼於後則前人之績皆爲虛
語矣愈隆等宜勉之一彈指頃化成坦途使息者
遂其安行者忘其險聽篙師之歌與路人之頌大
周猶生而繼作者之福田要當自信矣大書特書
鋪張盛美於悠遠豈無其人哉

重建瀛洲橋記

丘濬

水在天地間爲利最大爲性最險可用也而不可
蹈可涉也而不可越聖人者出任裁成輔相之道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寧府志

九十六

三百四十一

茂

設卦以占其利涉與否而又制器以爲利涉之具
順而行之爲舟爲筏逆而度之爲橋爲梁既有其
具則地之勢盡矣而人之行也不止地之形斷矣
而人之行也不絕由是而極天所覆極地所載之
處無不可至焉閩爲東南粵壤川流不出其境舟
固隨流沿溯上下於其境中若夫源陸衢途行所
必由水中斷而地衝絕所以截流而度者又必有
橋梁之設焉建郡居閩之上游而建陽又居郡之
上游是徽國文公講道之所其地視魯闕里萬世

道統畢於此四方書籍聚於此其邑雖小而其所
關係甚大矧爲江湘八閩之咽喉八閩北出朝於
京闕未有不由此者去縣治十里許舊有橋曰瀛
洲在考亭書院之右昔元定先生謫道州文公先
生嘗率諸生餞之於此蓋邑之最勝處也人士過
此者想二先生之高風大節必徘徊嘆詠而不忍
去庶幾有感發興起之助非但以利濟往來之人
俾其不病涉而已也永樂丙申洪水泛漲橋圯者
六十有二年成化丁酉瓊臺海澄靜之以乙未進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二十七

三百五十八

茂

士來知建陽縣事慨然以興復爲己任始與寮案
熊傑陳昺捐俸以爲民倡適二守古曹李君明以
事行邑專委典史趙銘以經理之而董其役者耆
民丘童翁泗陳智僧鷺峰也事方就緒知縣海澄
欽取赴縣今知縣汪律繼續成之經始於歲丁酉
春三月告成則壬寅歲秋八月也橋之下有石墩
七上爲屋三十有一鳴呼物之成敗雖有天數而
其所以成之者未必不由人之智識才力也方是
橋圯時天之十干十二子相配至是一周而又過

之中間洩是邑者豈無賢令佐按是邑者豈無良
守貳暨明部使者及是邦之人亦豈無市理之義
俠者邪然而卒有待於今日者有由然也昔孟子
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文公先生亦舉蘓長公謂
其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嗟乎一橋梁之
廢興固若無甚大關涉者而大賢君子往往以是
而察其人之所爲所圖夫豈無微之空言哉靜之
初舍鉛槧之習以臨吏民卽能有餘力以及夫徒
枉輿梁之事亦可謂識治體者矣雖然古者徒枉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縣志

九十八

三百五十一

茂

輿梁之成一歲事也若夫後世石梁之建則又以
世計焉事尤難於古矣夫成之固不易而敗之亦
不易文公先生記上清橋欲後之君子知其成之
不易相與謹視而時修之今茲橋在文公之鄉而
予爲之記請卽文公斯言以爲其後之君子告焉

重修瀛州橋記

明 沈鼎科

瀛州橋載在邑乘距潭治西十里近考亭書院宋
慶曆間邑人虞坤建後圯於水明成化時邑令海
澄肇建汪律踵而成之丘文莊公爲記

地募眾重建旋復排蕩崇禎癸酉邑義民丁輝倡
建采石庀材修廣加於舊制覆以屋宇翼以楯欄
至丁丑夏工成余偕僚左過而落之父老子弟壺
漿歌舞於道謀徵言於士大夫紀其事余恐屬之
士大夫歸成於主者寔不敢貪天功而没人善也
自爲之記非徒記歲月記工程記經費也蓋志愧
焉志勸焉志戒焉志祝焉余至潭訪考亭舊跡滄
州方塘州源可挹問所爲瀛州橋則在砂礫泥淖
間淺者蹇裳深者滅趾慨然有修復之意適當軍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九十九

三百五十八

茂

興旁午時誦舉羸僅捐俸五十經始計其費不啻
百倍於茲若無尚義仔肩者便束手矣夫辰角見
而除道天根見而修梁皆有司職也而以煩吾民
修廢舉墜之謂何故曰志愧丁輝一里耆耳非如
貨殖傳所稱帶郭連畦擬于萬戶侯者節嗇之餘
亦得于力田畝服車牛入之難宜出之不易不然
乘輿連騎守相子弟如卜大夫入貲爲郎亦足自
豪而擲積累之美於五父之衢幾爲王夷甫石季
倫所笑此豈有世俗見耶究之刀布泉流金錢糞

上時移勢易多不知付之何人之手何如就此津
梁上賴其成衆利其涉足爲貪慳者下砭故曰志
勸雖然此出乎民心非令心也出諸民心則爲義
與出諸令心則爲厲階漢時權車筭緡祇爲富民
兩字坐貽虛耗嗣今有興作寧問公帑寧資衆力
不則寧附於非時不舉之義勿以此爲例故曰志
戒瀛洲之名未知何取按宋葉公齊曾大魁天下
里有狀元橋輝祖國初丁公顯首科首擢建置多
引爲重名之垂豈以此耶是役也上以應天運之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三

建陽紀述

一百

三百十三

茂

將回下以應地靈之欲發風氣以宜人文以著且
沐考亭比於闕里即可當環橋之觀聽衣冠絃誦
俱有起色鼎元之盛可繼美乎故曰志祝橋成上
其事兵憲雲間葉公郡守荆溪周公俱重輝義隆
濟涉給冠帶表門楣則嘉與厥成不獨一令矣然
輝之樂有是舉亦臨乎令上者有以風之有以寬
之也輝二子丁揚丁振孫鍾元鍾祥俱爲諸生與
其族人皆協成是舉者不備書

丁瀛州一家橋銘序

明張

